

中央周刊

第四期目錄

第十卷

改革幣制的過渡辦法

今日中國言論界的病態

我的預言

正視當前收購國棉問題

軍事

平議九龍問題
中國人的辦法
好人要競選
工資政策應如何

戰士們的心曲

紙上談兵

專訪
揭開鐵幕話蘇聯

批評

譚譚新民報
如此希望

國際
論衡

中國在邁進中
中國——亞洲的防共堡壘
援華的具體行動

藝與文

天風海濤樓劄記
梅隱會譯腔

新聞抉微

都城畫面
讀者投書

周作仁

殷海光

蕭作梁

沈文輔

記者

本刊軍事記者陳茵等

本刊政治記者丁昌

本刊政治記者田虎

劉三

小可

君羊輯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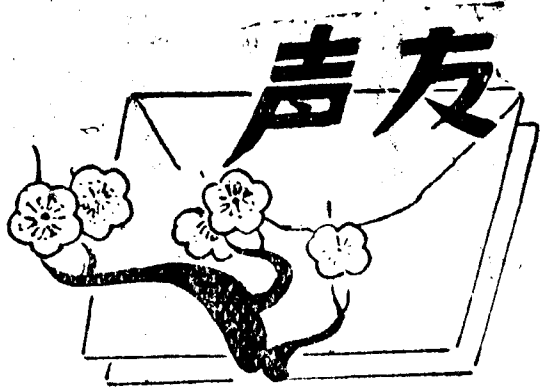
伯商

厚菴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共匪無惡不作 鬼神也要鬥爭

編輯先生：我家戰時在大後方辛辛苦苦度過了八年抗戰的歲月，勝利後回到家鄉，滿以為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不料上月下旬，那天誅地滅的共匪又蹂躪到了我的家鄉。我家兩年來，把日寇



淪陷時期破碎不堪的家業，剛整理了一個頭緒，生意復了業，田地也都有了收成，這一下，又全給弄光了，一家六口，又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最可惡的，是他們來了後那種無惡不作的情形，現在我把它簡略的報導出來，希敬

貴刊一一披露，向全國的全世界的有良心的人們控訴：

(一)流氓橫行：在日寇佔領時期，地方上的流氓地痞，橫行霸道，無惡不作。勝利後，這些傢伙總算稍為斂了些跡。這次共匪來了後，這些傢伙都一躍而出，厚來他們都是共匪的甚麼甚麼，共匪沒有來時，就為共匪從事「秘密工作」。共匪來後，第一件事就叫一些流氓地痞帶着家家戶戶去鬪爭，這些流氓地痞在日寇佔領時期都害過人，勝利後那些被害的人難免要追究追究，這一下可糟了，凡是勝利後曾向他們追究過的，他們

都惡狠狠的去鬪爭，有的財產被鬥爭得一空，有的把妻子媳兒被鬥爭了去，最慘的城西一家姓王的雜貨店，一天夜晚，一批流氓地痞帶着共匪到王家去，不問清紅皂白，把王家一家七口綁到城外，店門上換上一個大流氓自己取的招牌，第二天就照常營業起來！先生：這還成甚麼世界？

(二)鬥爭：信仰神佛，崇敬祖先，這不但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我想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善良百姓也是一樣的。共匪却偏不准如此。不准也就罷了，他還偏要老百姓去作侮辱菩薩侮辱祖先的勾當。我家隔壁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平時吃齋茹素，樂善好施，三歲小孩也沒得罪過。共匪們却把她捉到觀音庵裏，然後把觀音神像抬下來擺在地上，命令這老太太說：「這個觀音平時要四方的人給她燒香上供，是個嘔吐可憐，那裏是甚麼菩薩，現在你們向她鬪爭，趕快上去打她兩個耳光！」可憐，這個老太太一生信佛那敢上去打呢？共匪們就拿木棍往老太太背上打，老太太始終還是不肯去打那觀音神像，最後就犧牲在共匪們的亂棍之下了！南門有個何姓家裏，恰巧在共匪來後第三天裏生了一個兒子，家裏為嬰兒安全起見，照例要敬一下祖先，不料被共匪知道了，馬上派人到何家去把祖宗牌位取下來給劈成幾塊，何家的兒子已經逃走了，只剩婆婆兩人在家，婆婆這時上前去攔阻，也被那般匪徒打得死去活來，現在是生是死還不得曉得！

先生：共匪的暴行，真是無法說盡，務請

貴刊披露出來，幸甚幸甚。敬請編安

禮山黃海臣敬上元月五日

抗議九龍事件 幾點參考意見

主編先生：此次香港政府違其帝國主義殘餘之劣根性，妄圖驅逐我九龍城居民，引起全國同胞一致憤慨。我各地學生亦紛紛起抗議，遊行宣傳，愛國熱情，至為可嘉。惟今當戰亂緊急之秋，經濟不安之際，任何事件，均有被人利用之虞。同人等爰擬向我愛國學生提供數事，以為參考：

(一)現在絕非北洋政府時代，政府在外交方面自知衛國衛民之道，國人對於此事，僅可作政府外交之後援，切勿懷疑政府將不尋覓合理之解決。

(二)現當學期終了，學業至為重要，九龍問題既可信賴政府之處置，自不必過事喧鬧，妨害英僑生命財產之行動，尤不可有。故吾人以爲目前學生之愛國運動，遊行宣傳則可，罷課則無此必要。

(三)任何與抗議英對九龍城措置無關之口號，均屬別有作用者，吾人必不可接受，以免受人利用，并減低此次愛國運動效果。

以上數事，敬祈先生予以揭載，以告各地愛國學生。敬頌

國立中央大學教授XXX等
七人議上元月十七日

中央周刊 第十卷第四期

民國三十七年元月廿二日出版

發行人 劉光炎

編輯人 劉放民

出版者 中央周刊社

社址：南京西華門二條巷二號
電話：二一八九五
電報掛號：二四二九九

印刷者 國民印刷所

地址：南京三茅宮俞家巷16號
電話：二四九五

定價每冊國幣壹萬元

訂閱：半年二六冊二五〇〇〇〇元
全年五二冊五〇〇〇〇〇元

上海分社：北京西路六四二一號

長沙分社：長沙上學宮號

華南分社：廣州東山松崗東路十六號

江西分社：南昌陸象山路賜福巷六號

湖北分社：漢口花樓街百子後巷25號

重慶分社：重慶民國路一一一號

台灣分社：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5巷23號

香港分社：香港灣仔高士打道六四號

暹羅分社：曼谷四丕耶納烈士路

菲島馬尼拉分社：馬市港倫那街路一
新加坡分社：大坡大馬路七十一號

立設年七國民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商行銀

行銀工農國中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營經

款放款存業工業農理辦

號五一二路中川四海上：行總

號五八一路馬大堤長：行分州廣
 號五〇一路正中：行分沙長
 號八至五路國護：行分明昆
 號十二場市範模一第：行分慶重
 號六一一路平昇：行分汕頭
 樓四號三至一街咸雲：行分港香

號五一二路中川四：行分海上
 號三十九路下白：行分京南
 號十六坊平太：行分州杭
 號九十八卷民交西：行分平北
 號五五路正中區一第：行分津天
 口里廉怡路漢江：行分口漢

(律一地各)九六九二：號掛報電

行銀灣台

本市承辦台灣匯兌
 手續簡便交款迅速
 如蒙賜顧曷勝歡迎

總行：臺北博愛路

上海分行：大名路六十五號

電話：四六二九一——一號轉

接各部

電報掛號：五〇七一號

南京分行：建康路二五三號

台灣分支行：基隆 嘉義 台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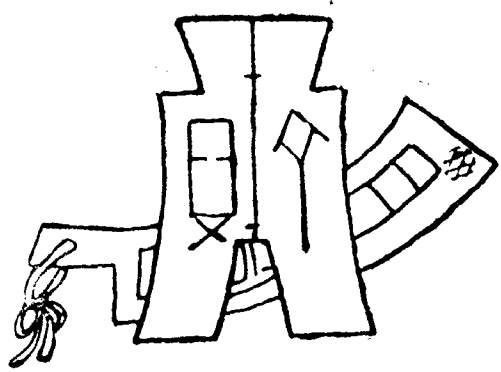
台中 屏東 新竹

高雄 台東 宜蘭

彰化 澎湖 花蓮港

台灣辦事處：板橋 桃園 員林

新營 鳳山



改革幣制的過渡辦法

周作仁

「通貨膨脹稅」之負擔者，為公教人員及農工大衆，而豪門、巨富、奸商、及從事囤積投機之銀行業者，則為與政府分享通貨膨脹利益的人。

據天津民國日報所載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合衆社南京電，財政部長俞鴻鈞氏於是日接見該社記者談話，其中有謂，「龐大之軍事費用，繼續不斷付出，則第一步穩定幣制之希望甚為渺茫。吾人對緩和通貨泛濫所爲之事，厥爲經由生產，加稅，減少支出而增加國內之收入。事實上，改革幣制乃當然必需之事，但通貨泛濫之根本原因不能消滅，而發表新幣制或改變目前貨幣之價值，將使此一問題更趨複雜，無濟於事。」俞氏於評述可能之美國經濟援助稱，「所獲得之任何借款，第一將用於購買主要之進口貨，而非用於穩定中國幣制。」

上述俞氏談話可代表一部份人士對於當前幣制問題的看法。由俞氏之言可知最近關於政府改革幣制之傳說一時尙不能實現。俞氏認爲軍事費用如繼續不停，穩定幣制殆不可能；且政府僅擬經由生產，加稅，及減少支出諸方面以緩和通貨之膨脹。由是可見財政當局對於目前貨幣問題之嚴重性尙未能認識清楚。因通貨膨脹達於目前階段，已有不能繼續之勢。就財政經濟及其他方面觀之，政府必須從速改革幣制。退一步言之，政府此時如無改革之決心與勇氣，對於幣制亦應有一過渡辦法。要之，政府對於幣制須立即有所行動，決不能因循推諉，任其趨於險惡之境地。

就財政方面觀之，通貨膨脹之性質原係一種「隱蔽的稅」，在初用之時，固可應付財政上之急需，如繼續不已，必致效用降低，弊害滋生，及其末流，可使國家財政完全破產。因在通貨高度膨脹時，人民已熟知貨幣價值之日益跌落，必設法逃避此隱蔽的稅，即所謂「通貨膨脹稅」。此時一般人民必將尋常保留作每日開支之現款，減少至最低額數，並將保留期間儘量縮短。此外如有餘款，必將用以購買金銀外幣貨物或不動產。且人民在商業交易上亦將用金銀和外幣或貨物作計算單位或支付工具。此類現象已到處發生。夫通貨膨脹所以具有

租稅作用，能取得民間物資與勞務者，係以人民使用此種通貨爲前提。若人民對於通貨使用減至最低限度，甚至拒絕使用，則通貨膨脹即失去財政上之意義。觀於過去一年物價之數次暴漲及大額鈔票之相繼發行，可知政府財政日益艱窘，必須依賴通貨之加速膨脹。他一方面，人民對於通貨之需要僅限於日常交易所必需之最低額數。在此種趨勢之下，政府當局若仍無所覺悟，以爲現在法幣仍可繼續膨脹，作支付戰費及政費之主要工具，未免過於天真。

再就經濟方面觀之，在通貨膨脹之前期，物價增高可以刺激工商業之繁榮，但通貨若繼續膨脹，成本增長較物價上升爲速，必致資本消蝕，生產減退，工商業遂陷於衰落或停頓境地。李燭塵先生於所著「從速醫治經濟病」一文中謂：「回溯以前每當法幣發行額增加，物價上漲之時，工商業上月賣出生產成品之所得，即不足本月再生產之開支。且這種差額逐月增高，剝肉醫瘡，純靠借貸以資彌補。繼因通貨膨脹之速度過大，各工商業之資金幾等於零，遂不能完全仰給國家行局之借貸以資周轉」。由是可知當前工商業之窘迫情形。不過國家行局貸於工商業之資金，大部分仍係由膨脹通貨而來。此種貸款備具有強心針或興奮劑之作用，並不能使工商業獲得正常發展。貨幣專家甘末爾會謂，「病人收受通貨膨脹的興奮劑愈多，彼之需要亦將愈多。此種藥物如中止，將使病人與醫生均感受非常痛苦」。要之，經濟病根既在於通貨之繼續膨脹，必須限制或停止通貨膨脹，始可醫治之。國家行局之貸款僅能使工商業「苟延殘喘」或「稍蘇喘息」，非根本救治之法。

由以上所論可知，欲挽救當前財政與經濟之危機，必須以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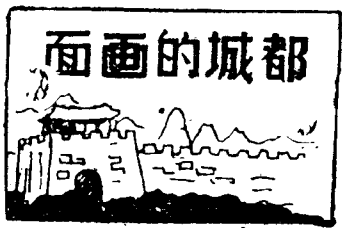
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系三十
年老教授，對經濟學有精湛見解
，所作論著，散見各大報及著名
刊物
編者

決貨幣問題為主，且須從速解決，不能待至戰事終止以後。月前，作者曾發表「改革幣制與平衡預算」一文，主張對於財政與幣制同時加以整理，從速進行，不必依賴外國之援助。政府如缺乏勇氣與決心，不願即時改革幣制，亦須採用一過渡辦法，以減輕通貨膨脹之趨勢，作將來改革之準備。

現在所擬之過渡辦法為，發行一種價值穩定的新幣，與法幣並行。法幣仍照常流通，於必要時仍可發行。新幣可用甘末爾的建議稱為孫，或另立一名。新幣須與黃金或美元聯繫。新幣之發行須有百分之四十或較低比率之現金準備，可將中央銀行及國家行局所保有金銀及外匯提撥一部分充之，或以可能獲得之美國貸款充之。但新幣價值穩定之關鍵在於發行數量有切實限制，現金準備僅為限制方法之一種。新幣雖可由中央銀行發行，但須有一監督機關，可由農工商及其他方面推舉代表組織之。對於政府及工商各業之貸款，如用新幣，須有一定限制。人民有正當需要時，可用新幣按法定比率購買外匯。政府一切收支均按新幣計算。新幣與法幣之兌換率可按時由政府公布，例如每月或每週公布一次。不過政府須同時從開源節流兩方面積極整理財政。無論如何，新幣數量須嚴格控制，其價值須保持穩定。法幣之發行亦須有所限制。政府須知，通貨膨脹達於目前階段，不論就財政或經濟方面觀之，已難於繼續；且「通貨膨脹稅」之負擔者為公教人員及農工大衆，而豪門、巨富、奸商、及從事囤積投機之銀錢業者則為與政府分享通貨膨脹利益之人，此種情形對於政治及社會之影響極為嚴重。現在因政府正常之收入甚少，暫時不將法幣廢棄，但由於新幣之採用，正常收入可逐漸增加，將來至適當時期，即可決定一比率，於一定限期內，將法幣收回。

現在人民「久亂望治」，渴想安定，對於發行新幣頗為便利。發行新幣之意義可再分數點加以說明：（一）新幣之發行可以逐漸解決財政困難。因在當前情形之下，財政赤字，通貨膨脹，與物價高漲三者成一惡性循環，不能擊破。蓋政府稅收增加不能如物價上升之速，而支出方面則隨物價上升而增加，所以財政收支無接近平衡之可能。若各種稅收以與黃金或美元聯繫之新幣計算則正常收入可逐漸增加。目前法幣發行愈多，實值愈小，若租稅及其他收入以新幣計算，則政府收入之實際價值可以增加。（二）新幣係與黃金或美元聯繫，價值穩定，可供對外貿易之需要。輸出業者對於事業前途可以有長久計劃，所得外匯無需逃避。華僑匯款亦無需逃入黑市。因此中央銀行之外匯資產可以加增，必需品及生產器材之輸入亦可加增。外國對華投資亦可發展。市場游資以及在中國境內之外商資金均可用於正當途徑。且新幣可供人民作儲蓄價值之用，使資本蓄積增加。此種種情形可促進工商業之復興與發展，乃顯而易見之事。（三）政府對於公教人員之薪津均按新幣計算，則彼輩收入可以穩定，不致永久落於物價之後，由是可促進學術之進步，官吏之廉潔，社會秩序亦可趨於安定。

總之，現在發行新幣，與法幣同時流通，雖係一過渡辦法，但對於財政經濟之恢復常態必有甚大貢獻。第一，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及德國對於幣制改革均採用過渡辦法，尤以德國於一九二三年所發行之「連登馬克」甚為成功。不過吾人須注意者，政府在採用過渡辦法之時，須竭力革新財政，於可能範圍內，避免以發行紙幣（不論新幣或舊幣）為彌補預算赤字之工具。否則所謂新幣僅能代替大鈔之發行，對於通貨問題依舊不能解決，且「將使此一問題更趨複雜，無濟於事」。所以新幣成敗之關鍵，繫於政府當局是否有勵精圖治之決心與毅力。



△京市立委候選人雙倍提名（十人），自由競選，除民社黨朱亦松早有「保證」外，所有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新年以來便展開了熱烈的宣傳攻勢，大街小巷，都是「請投××一票」，「×××怎樣怎樣」的紅綠標語。

，任卓宜陳耀東王宜聲劉百閱等且出動宣傳車，招搖過市，傳單滿天飛，鑼鼓到處響，有的在電影院登廣告，有的在報紙做文章，廣播電台也播出競選演說，有的則大舉宴會，區保甲長一接就是七八份請帖，吃得忙不過來，一片競選狂潮，真是目迷五色，令人眼花繚亂，情況是比國大代表競選熱烈得多。

△未經中央提名的國民黨員原擬脫黨競選，且亦積極展開活動，中央復再予規定不得脫黨競選，由市選舉事務所取消他們候選人資格。改復初、潘樹藩、梁傳愈諸人脫黨競選不成，曾招待記者，並一度醞釀控訴市長兼選舉委員會主委沈怡違反民主約法，阻撓自由競選，亦為一有趣之插曲。

△梁寒操夫人黎劍虹女士年前即已開始立委競選之奠基工作，親任女保長，深入下層，擁有大量選民，然而提名未成，脫黨不許，只得宣佈放棄，十六日中常會中復通過黎為立委候選人。黎乃積極展開競選，聲勢浩大。可是二十日又被取消候選資格，功敗垂成，論者惜之。

△張治中將軍於十五日假國際聯歡社舉行酒會，招待文化界，新聞界，音樂界，並主持管喻宜萱夫人之獨唱會。張道藩、邵力子、董顯光、胡政之等亦參加，管夫人為斐聲國際之女高音歌唱家，豐采聲音，傾倒聽眾，自始至終，掌聲不絕。

△下關四所村大火，難民茅屋被焚一千一百間，流離失所者達二千人，當局雖力謀救濟，終有杯水車薪之嘆。

今日中國言論界的病態

殷海光

如果言論是民族靈魂底反映，那末中國民族底靈魂之混沌和枯萎，實無過於今日。今日中國言論界所反映的，不是外力征服之心理的前哨，便是愚昧無知的頑固保守。而依違動盪或模稜兩可於二者之間的，就是具有某種意義的『自由主義』。沒有人能為民族發展前途指示出一條新的道路。因而，整個國家迷失了方向，大部分底人民本能地過渡着沒有共同目標的空虛歲月！

專制政體崩解以後內在餘毒之作禍，外在的國際形勢之險惡，以及新的學術思想之刺激，共同形成了偉大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繼辛亥革命以後清算舊的中國而迎接新的中國之轉捩機。在五四運動底激發作用之下，一方面清算中國固有的文物制度，另一方面介紹西方的學術思想。在這個時候，中國底學人，富於啓發的靈感，勇於思想的探險，尤其充滿了好奇的心理。面對着西洋的各種學術思想，他們像走進糖果店的小孩，看見琳瑯滿目，各色各樣的糖果，不禁手舞足蹈，一味嚷着要買，他們毫無選擇地競相介紹西方的各種學說和各種思想。除了羅素，杜威，柏萊森，杜里舒以外，還有安那其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馬克思共產主義也隨這些主義而入口。

開創的時代，往往，比較富於理想主義的色彩。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初被介紹到中國來和陳獨秀先生主持『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時代，馬克思共產主義在作用上尚屬富於啓示性。這種具有啓示作用的主義，為當時多少青年所

憧憬着。陳獨秀先生，正如胡適之先生一樣，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界曾掀起巨大的浪潮。這巨大的浪潮在當時中國的言論界發生着決定的作用。

可是，好景不常。披上馬克思共產主義之外衣的沙皇主義，隨着十月革命政權底成功而出現。這猛獸般的主義，藉着將各個國家底信仰者組織並武裝起來，而行動，而擴張。當着馬克思共產主義被用作這種用途的時候，理想主義者只有走開，或者被『清算』。隨着我國共產黨中央幹部派底勝利和托洛斯基派底失敗，各國底托洛斯基信徒也失敗，中國在陳獨秀先生領導之下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底信徒，也遭逢同樣悲慘的命運。陳獨秀派失敗以後，其餘中國打起共產主義招牌的人，更實質地降而為另一個國家在華之政治的和軍事的活動底工具，他們所抱持的『理論』，中間雖然經過許許多多演變，歸終形成『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主義』，是典型的蠱賊通主義。這種主義底本質是破壞社會，屠殺人民，毀棄文化，分裂國家，出賣民族。實踐這種主義的領導者，無論穿上什麼外衣，或飾以任何動人的宣傳詞令，在骨子裏是合土匪，流氓，與漢奸於一身。這種主義之表現於言論界的，是以『民主』掩飾『專政』，以『革命』掩飾『暴動』，以『自治』掩飾『分裂』；並且提倡『愛國』必須『反美』，『反美』就得親附另一個國家，就必須追隨在南斯拉夫，波蘭，以及東歐諸弱小國家之後。

這一類底言論，無以名之，姑名之曰『破壞派』。破壞派底言論之實質，是反國家，反統一，反憲法，而助長奴才外意識，助長分裂暴亂，助長無政府運動的。可是，由於它迎合一般人底不滿現狀的激憤心理，目前正在不斷地播散着。

保守者流則與前者走向着剛好相反的方向。他們富於懷古幽情，尊重中國民族傳統，維護中國底歷史與文化。如果我們主張民族主義而不注重民族底歷史與文化，那末結果必定毫無內容。所以，主張民族主義，強調民族底生存與發展，必須注重民族底歷史與文化。在十月革命動亂的時代，俄國布爾希維克黨人固然對於沙皇底歷史傳統與專制文化大肆破壞。可是，現在政權穩固了，他們不是將斯拉夫民族底傳統文化溶解在紅色文化之中麼？斯拉夫民族歷代帝王底事蹟與照片不是又被俄國底統治者重視麼？所以，從這一方面着想，中國底保守派不是全然無理的。

可是，保守者流在另一方面，却拘泥古訓，陷入固步自封之境。他們只欣賞文化底凝固層面，而未意識到文化在另一方面是有動變性的。文化固然有類型可歸，有特色可求，但是它底本質也常隨時代與環境裏的種種因素而改變，唯其常隨時代與環境裏的種種因素而改變，所以才是有生命的和有進步的文化。保守者流，懵然不察，因而彼等所表現於言論界的，是迂腐陳腐的觀念，是不合時宜的陳套爛調，是不合事理的教條遺訓。於是，這一類底言

論，除了暴露保守者流之保守的本相以外，顯得特別落後，而不為時代所理睬了！

依違於破壞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就是自稱「中立」的這一派。破壞派雖然志在破壞國家，可是其來也，有深遠的國際背景，其立說也，有自一八四八年迄今西歐社會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共產國際應世界新形勢所制定之原則為之指導。保守者流雖然發言陳腐，可是上焉者究有深遠的民族文化傳統為之淵源。而依違於破壞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所謂中立派，既無國際背景，又無國內傳統為之根據，彼等只試行在暗中摸索而已。

這一類底人不願眼見人類鬥爭，不願世界紛擾，更不願國家陷入動亂之中。他們祈禱和平。這種人在動機上常常是善良的，而且他們底調和折衷語調，適合一般國人的心理。因此，他們頗能得到一部分人底贊同。

可惜，這一類底人，既缺乏現實感覺，對於事象演變底觀察不夠深入，而且在運思上常犯方法論的錯誤。

這一類底人，常把「理想」與「現實」混為一談，將「實然」與「應然」劃分不清。因而，他們常常從理想的標準以批評現狀。這種言論，固然可以引起天真青年底同情，但是，除了暴露他們自身之缺乏現實感覺和對於事象演變底觀察不夠深入以外，對於現實底改善是很少裨益的。

不僅如此，他們在先天上犯了方法論的謬誤。他們認為「中立」就是「不偏不倚」。這所謂「不偏不倚」，就是在運思立言的時候，處處顧到「人身的因素」(Personal element)，顧到「人身底對立」。在人身對立的場合，中立者誠然應該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但是，他們却把這種對人的態度轉而運用到人的因

素以外的「事理的因素」，事理的因素，與人的因素，常常是各自獨立而毫不相干的。對立的兩方之是非底情形有兩種可能：一、甲是而乙非；二、甲是而乙非；三、甲非而乙是；四、甲非而乙非。依據上面所列，我們可以知道，在甲是或非的時候，乙可以是也可以非，反過來說是一樣的，在乙是或非的時候，甲可以是也可以非。既是如此，我們就沒有理由說，當着甲是的時候，乙一定也是的，或一定是非的。反過來說亦然。既然如此，那末，我們有什麼理由說當甲是之時，乙也是的或非的呢？而中立論者所採取的思想型式，就是「甲是乙亦是；甲非乙亦非」。中立論者，論了這麼久，都是建立在這樣錯誤的形式之上，結果無非無非。彼等陷入此重大推理錯誤，猶沾沾自喜，豈不可笑？

因為立於這樣不自覺的嚴重的推理錯誤之上，所以中立論者，先天地不能免於觀察不清，對於任何問題不能鞭辟入裏。因而，他們底言論，也許可以滿足一部分人底直觀；然而，在實際上，立論之本身常常是根本不通的，根本不通的立論，自然不能用來真正解決任何問題。王芸生和儲安平之流，雖然顧影自喜，可是就屬於這一類。至於他們之想藉此譁眾取寵，沽名釣譽，投機取巧等等動機，那是不便深究的，我們不必在這裏多所論列了！

中日中國底言論界，被破壞派，保守派，和所謂中立派這三種力量所籠罩着。這三種力量彼此牽制，互相中和，其中並沒有任何一種能夠真正取得決定的領導作用，像孫中山先生底思想言論之影響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葉時代的中國一樣。因此，大家苦悶，徬徨，莫知適從，今日之中國，極需廓清言論界的迷霧，大家合力建設一種領導民族向前邁進的心理。



胡適研究怕老婆

△北大校長胡適博士，抗戰中曾任駐美大使，卸職後仍居美講學。一日，胡氏深感美人對中國之誤解頗為不當，思有以糾正。乃遍告往訪者謂渠正搜集世界各國關於怕老婆之資料，且擬加以出版問世。事為美國記者所聞，乃羣往訪問，胡氏遂舉行一記者招待會，報告此事。胡氏報告稱：「關於此項有趣之資料，余已搜集甚多。就中以中國及義大利為最多，蘇聯德國及日本最少，根本沒有。」記者問：蘇聯及德日為何沒有？胡氏答曰：「非無怕老婆者，怕老婆之新聞亦被嚴加封鎖也。」記者又問：「然則義大利為何又多有？彼亦獨裁國家也。」胡氏曰：「義大利人民非獨裁者，墨索里尼之所以被擊斃，即由此也。」記者最後問：「中國為何又特多？」胡氏莞爾曰：「中國人對老婆之態度亦如諸君然，所以資料搜集特多者，非怕老婆者特多，蓋由其政治民主與新聞自由，報章刊載任何新聞從不限制。」

官箴予是民社黨

△前時因從事秘密活動妨害治安為成都地方當局一度逮捕的官箴予，大家都以為他是共匪或民主同盟的盟員，其實他却是民社黨員，據說他被捕後曾供稱「只出席過民盟份子的秘密會議，沒有參加活動。」後來保釋他的聽說還是民社黨四川省黨部負責人。

張發奎不會去港

△最近有些報紙傳說張發奎要應李濟琛之邀去港，參加叛亂組織。其實，這是絕不可能的。原因是：(一)張氏本人豈肯把一世英名去換一個叛亂頭銜；(二)李逆叛亂組織中的人都是各懷鬼胎同床異夢，誰也不願意讓別人的力量較大。陳嘉庚這些日子在南洋的報紙上把張發奎大罵，就是為此。

我的預言

—— 蕭 作 梁 ——

今年是德日投降後最重要的一年，這世界將合而為一或分而為二，今年內可見分曉。客觀的事實是：這世界已經是分裂了，看大勢，今年內將更形分裂，合而為一的希望却很少。握有決定力的美蘇二國，距離愈趨愈遠，一時是不容易調和的。戰事結束已兩年多了，目前的情勢，遠較兩年多以前為惡劣，全世界充滿着飢餓與恐怖，歐洲與亞洲，且有各地的戰亂以及戰亂的威脅，這些不安的狀態，或多或少以美蘇為背景，今年內將有增無減的。

由中英美蘇四國外長會議擔任，且四強保有否決權，英美主張此項工作應由參加遠東委員會十一國擔任，採三分之二表決制，中國建議折中辦法，由十一國三分之二的多數表決，包括四強的同意票，現在英國仍持原議，且想把巴基斯坦和緬甸拉入參加草擬和約工作，蘇聯的

戰事結束雖已兩年多，對德日兩個主要的和約，迄未締結，對德和約去年談判過兩次，都不歡而散，大概今年不會再談，談也不會有結果，很可能英美法即將使其德國佔領區完成統一組織，單獨與之媾和，如此，德國分裂為二，歐洲更隨之分裂為二，這是歐洲的不幸，亦是世界的不幸。

對日和會，如果要包括四強在內，恐怕也不容易開成，去年下半年對於程序問題鬧過半年，到現在還是僵持着，蘇聯堅持草擬對日和約工作，應由中英美蘇四國外長會議擔任，且四強保有否決權，英美主張此項工作應由參加遠東委員會十一國擔任，採三分之二表決制，中國建議折中辦法，由十一國三分之二的多數表決，包括四強的同意票，現在英國仍持原議，且想把巴基斯坦和緬甸拉入參加草擬和約工作，蘇聯的

態度迄未變更，雖最近表示可讓四強以外的國家參加，以備諮詢，但這事必遭他國反對，可能蘇聯或將拉出外蒙北韓等要求參加，以示對抗，美國的態度，現在尚未再度表明，我們預料他原來的主張，不會有什麼大變更的。似此各國堅持己見，恐怕要開一個包括四強的對日和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如果包括四強的對日和會開不成，很可能的，英美將發動單獨召開對日和會，不管蘇聯參加不參加。無疑的，這樣的和會是不完全的，和約即使締成，基礎也不穩固，遠東得不到安定的。

中國的立場，毫無問題，是要竭力設法避免這種偏頗的和會成為事實的，中國對於日本，尚有說話的力量，只要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我們想，英美大概不會輕輕締結一個沒有中國在內的對日和約。中國的折中建議，比較公允，我們最後還希望英美蘇都能接受。

不過問題是：假使包括四強的對日和會開不成，而無限期拖延又不是辦法，則在此情形之下，萬一英美不顧一切，單獨召開一個對日和會，則我國將怎麼辦呢？我們綜觀大勢，覺得中國雖不願意，最後或可能參加這種和會的。因為中國與蘇聯單獨召開一個對日和會，是不可思議的事，事實上中蘇雙方亦未嘗從此方面想；誠然，中蘇對於日本，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兩國都不願意日本太強，但是問題是：蘇聯所謂不願意日本太強，是包括些什麼涵義？是否要使日本成為蘇聯所佔領的德國區域一樣？是否將尊重中國利益？尊重到什麼程度？朝鮮問題如何解決？蘇聯運走的東北工業設備怎樣處理？和約締結以後如何保障履行？日本現在事實上為美軍所佔領，蘇聯單獨締結的對日和約，實際上有何效果？這些問題，我們是沒有把握的，我們對這些既無把握，自不能與

蘇聯單獨締結一個對日和約。

英美方面，二國對日政策，雖不盡同，大體上英國是可跟着美國走的。美國的傳統遠東政策，對中國是有利的，美國現在管制日本政策，報紙批評甚多，但近來慢慢發現，頗多過火之處，說美國要扶植日本成為強國，專門用以對抗蘇聯，恐怕不是事實，美國所要求的，大抵只是維持日本人民相當的生活水準，以便目前減輕美國的負擔，將來發展美國的市場，進而供獻於遠東的安定與和平。我們知道，美國對於中國，亦是想要提高我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的，要促成一個民主統一與繁盛的中國，是美國既定的政策，迄未少變，只是我們近年來進步較慢，日本以戰敗之國，恢復生活常態反而易見效，我們相形之下，故更怕日本恢復太快了，我們還沒有充分事實根據，證明美國是要扶起日本壓到中國的，既然如此，我國與美國集團國家共同締結一個對日和約，比較與蘇聯締結一個對日和約，可能性大得多了，因此，我們預料，如果包括四強的對日和約開不成，而英美要堅持單獨召開一個對日和會，中國可能參加的。

我們知道，國家間的利害是比較的，不是絕對的，我們將來與英美談判對日和約時，自然會發現一些歧見，到那時，我們很可利用我國在對日問題上的重要性，促使英美尊重我國的利益，英美既丟了蘇聯，當不至再過分不顧中國的利益而單獨締結對日和約的，如果我國的利益被尊重了，程序問題已經失其重要性，假使我國要和英美單獨召開一個對日和會，應先談和約的內容，使我國的利益有所保障。沒有包括蘇聯的對日和約，當然是不完全的，不是我們所希望的，但這是僵局中可能發展，這個發展假使成為事實以後，我們坦白

的說，遠東與歐洲一樣，將直截了當的分裂爲二，這是遠東的不幸，尤其是中國的不幸。在這正式分裂後的世界中，蘇聯必更加強其謀擴展其鐵幕，美國必更加緊其經濟乃至軍事的援助，事實上，現在雙方已經在加緊鞏固基礎，蘇聯方面，除控制整個東歐以外，現又在希臘造成叛亂，企圖驅逐英美勢力於巴爾幹之外，中國共黨作亂，人人知道是以蘇聯作背景，今年內亞洲各國共產黨，將會照去年東歐的樣，成立國際機構，使情勢更趨惡化，美國方面，馬歇爾援歐計劃，今年必將積極推行，援華計劃今年亦將付諸實施，且三億美元數目有增加的可能，美國援華，現已成爲決定的政策，問題只在數目與監督而已。

美蘇二國各走極端以後，如無偉大政治家出來挽回狂瀾，結果必至一戰，歐洲的火藥庫，大抵將在德國與巴爾幹，亞洲的火藥庫，可在我國的東北與朝鮮。朝鮮北部現在事實上已經成了蘇聯的附庸組織，且傳說有第五縱隊潛入南韓，以圖伺機竊取政權，這次聯合國代表團，恐無補於今年三月的大選。我們的東北，今日極像李鴻章參加俄皇加冕後的情形，當時李鴻章一念差錯，將帝俄引入東北，演成以後遠東一連串的悲劇，卒至日俄兵戎相見，日本取而代之，一直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至第二次大戰，假設沒有李鴻章的錯誤，五十年來的遠東歷史，必須全部重寫，這次羅斯福在雅爾達爲斯達林所屈服，出賣中國，我們自己再加以承諾，鑄成今日東北的大錯，我們敢預言，這個東北的微妙局面，恐怕最後還須一戰才能解決的。

然而目前局勢雖然如此緊張，我們看今年內尚不至爆發大戰的，因爲蘇聯新五年計劃尚未完成，對於美國金元與原子彈的力量，不無

戒懼，最重要的，蘇聯現在不用戰爭，亦可達到逐漸擴展鐵幕的目的，戰爭的結果，是沒有把握的，蘇聯當不至輕而冒險，美國方面，客觀的戰爭力量與主觀的戰爭意思，比較濃厚些，現在美國一般情緒頗爲激昂，好像訴之一戰，亦在所不惜，但是美國要真正發動戰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沒有英法的贊助，美國決不至單獨一試，可是英法二國，目前是不願而且不能作戰的，英法既是如此，美國是不會走極端的。因此，我們判斷，戰爭在今年內不會爆發的。

其實，戰爭不但在今年內不至爆發，在美蘇二國間根本就避免，只是看他們的作法如何。許多人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水火不容，因而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絕對不能並立。我們覺得這種說法，是沒有歷史根據的，照事實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可以並立而且可以合作的，就一國以內而言，我們的民生主義，就是這個理想，兩年多來英國工黨內閣的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實驗，至於就國際言，史實尤爲充分，蘇聯建國已卅年，除了最初兩年遭受列強干涉沒有與資本主義世界建立正常的關係以外，其餘的時間都是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並存的，而且大部分時間相處得很好的，從一九二一年起，漸漸與各國建立友好關係，一九二八年以後更進一步，一九三四年加入國聯，到了一九二八年慕尼黑會議時，英法把蘇聯一脚踢開，蘇聯倒成了那時列強中惟一擁護國聯的國家，這次戰爭期中，蘇聯與英美協力打倒希特勒，三國合作無間，至今猶爲世人稱道，所以我們檢查史實，看不出社會主義的蘇聯與資本主義的國家間，有什麼根本不能相容的。誠然，我們知道，目前蘇聯的政策比較積極，與以前不同，但是我們要曉得，目

前美國的政策，也比較積極，與以前不同。我們相信，假使羅斯福不死或李維諾夫仍在負責蘇聯外交之責，這世界決不是這個樣子的，這世界太需要偉大的政治家領導了。

本來，這世界是擺着一條康莊的和平之路的，只是我們是不是認真的去走而已，這和平之路就是聯合國。聯合國是理想與現實的結晶，成立兩年多來，雖沒有發揮應有的效能，不無遺憾，但聯合國的價值，却並不因此而喪失。聯合國沒有發揮效能的癥結，自然是因為有否決權的存在，蘇聯行使否決權，已達二十三次之多，使各種重要議案，無法成立，這誠然是憾事，我們應想法對否決權的行使加以合理的限制，但是我們却絕對不同意許多美國人的主張，認爲應該根本廢除否決權，即迫使蘇聯退出聯合國，亦在所不惜。我們知道，聯合國的基本基礎是建築在否決權上面的，聯合國是一個世界國家，早在雅爾達已經確定了，聯合國之重要，不但在其理想，尤其在其能將各強國拉在一起，共同討論世界重大問題，羅斯福並不是不曉得否決權是什麼一回事，但他覺得這個戰後的世界，沒有蘇聯合作來商討解決世界問題，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毅然決然以否決權的代價，換取蘇聯的合作，成立聯合國。羅斯福的眼光與魄力，不是現在的美國人所可企及的。誠然，我們希望蘇聯不要過於濫用否決權，同時，我們也希望美國不要廢除否決權，動搖聯合國的基礎，逼得蘇聯退出，我們試想想，假設列強間連共同商討問題的經常機構都沒有，這世界還成什麼樣子？目前這世界的和平，主要的是要靠美蘇二國維持的。當然是要維護和平，自然也很重大，我國的國策，與我們有百弊而無一利，我們應痛自振作，自立自強，成爲遠東的安定力量，促成美蘇合作，維護聯合國，以保世界和平。

正視當前收購國棉問題

沈文輔

——棉農的利益決不容忽視的——

在動員戡亂中，社會動盪，經濟失調，產業癱瘓的今日，當局爲安定人心，平抑物價取縮投機，除設置金融管理局外，復以花紗布關係民生物價，特改組紡調會擴大其全面管理之措施，期將貫徹代紡代織，以達到統收統購之目的，考其主要任務，和解決問題的鎖鑰，當推充裕原棉之源供應爲要圖。

我國主要棉區，抗戰時大半淪陷，飽受敵蹄破壞，整個廣大農村的棉農，沉溺在水深火熱之中，顛沛流離，生靈塗炭，徵諸抗戰以還勝利以還，又被匪軍摧殘。勝利迄今，始而棉產銳減，繼以外棉傾銷，增產成效不大，紗廠雖一度依賴低廉大量外棉，形成衆枯獨榮之曇花一現。

邇者棉農廠商，同丁時艱，備受威脅，面臨危機，國棉質量，不能恢復戰先紀錄，既不足以應紡織需求，更不得貨暢其流物盡其用，獲取有利的交換比價，而外棉的輸入，又一因外匯短絀，二受按市價結匯的限制，無法再如往年之大量購進充用，這是

重要危機之一。

實施所謂全面管理伊始，存花登記未能限期減事，施政前途，未可樂觀，收購原棉工作，始而躊躇觀望，繼而以委託紡織了事，實施未見確期，棉市無形停頓，影響棉農生計，棉商生存，紡廠繁榮，實非小可。宜乎棉商騷然，紡廠（民營）抱恨，農棉飲泣。

當局既然準備實行全面代紡，當先貴乎能掌握住足量的原棉，以期供應無匱，據官方樂觀估計，本季棉產約達一千零七十多萬市担，連同各地存底約一百四十萬市担，除內地農棉手紡棉衣胎絮約需五百萬市担外，論理，供紡織用棉可達六百八十萬市担，惟以棉運險阻，金融萎滯，實際可能收購者，必不足此數之豐，截至上月底止，聞國營民營紗廠，已收棉量尚不足二百萬市担，以我國紡錠與棉產地區不相配合，戰亂遍野，運輸艱險，將來國棉統購，不易到四百萬市担，其不足之數，勢將仰給外購一百四十萬包（約合九百萬担）來補

充，使已開工的全國三百六十萬錠子，全年可以轉動。

據稱已有把握的行總配給棉花二十萬包，無許可證已到埠者約五萬包，紗布外銷採取印棉至多三十萬包，綜計本季（自去年八月到本年新花登場止）尙缺補充量約九十萬包，迄無着落，盛傳之七千萬美元棉貸，因可購棉三十九萬包之譜，但權操在人，誠恐鏡花水月而已，現下各廠存棉，及政府所能控制者，祇約三個月之需量，轉瞬三月將滿，國棉之收購供應，急如星火，印棉價漲，易貨輸入，未必合算，按市價結匯購外棉，又未必有足量外匯頭寸，堪以支配，况舉世原棉缺乏，存底稀薄，棉價看漲，輸入難於樂觀，以各廠產紗之三成易印棉，已先後訂約，包括在上述三十萬包之內，倘各廠再提高易貨比率，紗量供應缺絀，顯不利於國內紗布市場，影響民生至鉅，因此必須出全力來及時收買國棉，以渡難關而維廠消。

再論紗花價比，目前盛傳花貴於紗，紗貴於布，實屬時過境

遷，皮相之談，花價關係棉農利害，管制之目標，在求其穩定，並保證花價常與一般物價有適當的比例，方可不致降低其交換物的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論理，棉花消費與供給，彈性皆較小，所以花價常易發生劇變，近年物價水準猛升，與原棉供應奇減，故管理花價，在使刺激增產，而不在減縮消費，（尤以紗廠正待發展爲然），推波助瀾，舉足輕重，議價收購，決不許草率操切從事。

農產特性，在供給上言，其生產過程長，費用先付，收益延期到手，生產因子如土地家工及固定資本等供給，又缺少彈性，以及產量受制於自然力之支配，價格受限於供需及貨幣價值等經濟力量所組成，致其供給常難與需求相調劑適合，論需要方面，往年外棉廉價購進，形成紗廠的畸形繁榮於一時，普世缺棉現象，國內紗廠，需棉尤殷，近來棉給復因戰亂而突減，產銷脫節，運銷險滯，需求不克隨之減少，花價自必上漲，但高漲既不能即

刻刺激增產，亦不能強逼需量，於是價漲益烈。

但是際此個別價格脫節，市場紊亂，物慾橫流之秋，溯自一年前（去年一月間）的價比，花較戰前漲八千四百倍，紗八千九百倍，布一萬五千倍，米九千多倍，物價指數六千八百倍，此時一般物價低於稻米紗布，對農民有利，這是由於戰後衣慌，紡廠切後待復之故，惜乎好景不常，時不我再，去年九月間的平均價格，棉花漲五萬七千倍，紗五萬二千倍，布六萬九千倍，米五萬多倍，物價指數五萬八千倍，這幾種上漲速度，除布外，都比物價指數低，米花紗三者如剔除幣值變動因素後，反在一般物價之下，倒比戰前為廉，顯不利於棉農紗商，時至今日形勢全非，上年度花價漲九萬二千倍，紗漲十六萬六千多倍，布漲十六萬七千餘倍，米漲十萬八千倍，麥漲十一萬三千倍，麵粉十三萬多倍，物價指數十四萬五千多倍，已顯着上漲速度，棉米麥粉都在一般物價之下，棉花漲度尤低，大不利於棉農，前紡調會議假定比率，花一米三麥七，已不復適用存在，最近紗布猛漲，如脫韁之馬，而棉花以收購限制廠商停購，花價反挫，其棉花對一般物品之購買力下跌，將傷害棉花生產。

論議定收購花價理應參照棉

糧間適當比例，及一般物價水準與生產成本，使生產能獲得長期合理而且必要的利潤。至本年各區之實際棉糧交換率則應參考各該區棉糧豐歉差異，而加以調整，而議價時之貨幣價格，則宜參酌一般物價水準及幣值變動趨勢而定，一切決定，總貴乎有精確調查資料和學理根據才行，然言之非艱，行之維艱，硬性參照，率爾規定，均非所宜。

現在棉價對一般物價失去平衡，棉花對農用品及日用品的購買力，趨於下垂，反不及米麥的購買力，縱使及時收購，棉農當然不願脫售其棉產於目前，更不甘增產棉田於今後！且棉糧作物互競優劣，政府正在提倡增糧不遺餘力，小農經營的中國，自足自給的特性在餬口，棉花是現金作物，縱令其經濟價值較大，但仍須取給於產地市場的花價穩定性，且棉花不能直接利用，需經加工運銷以供紡織消費，如要盡量擴張，不論棉田棉產之量質，必需有適度的勞資供應，市場善價，甚至於加強農產商品化的程度而後可，假使他們出售棉花而換不進適量食糧來消費和完納徵實的田糧，他們都會棄棉改種，此其一。

植棉的單位總費用，因多費勞資，高過種糧，方今勞力因戰事徵派而奇缺，勞工供應既少工

資昂貴，而棉農經營缺資，棉貸杯水車薪，農民習性，率直現實，眼看物價必漲，幣值必漸落，甯乞靈於高利貸，不甘輕於售花，因此無形中加重了統購國棉的困難，又何況紡建接受委託，收購力量不大，議價遲不執行，擱淺要政，弄巧成拙，固執的棉農，對物價的感應雖較遲鈍，但權衡輕重，自必走上放棄種棉的末路，此其二。

現下國庫支絀，財政困難，收購國庫的資金，姑以三百萬担計，每担五百五十萬元，以六成週轉計，便需十二萬億元之大，國庫能否在收購季節中承担此巨大負擔，頗屬疑問，加之實行全而代紡，紗廠需棉由政府代購，現有存紗存花概由廠商直接間接的售予花管會，這般授受之下，必需現金支付，國庫需款浩大，小，而促使廠商自有資金，以此挹彼，無形中正當資金將轉向投機市場，助長花紗黑市，於穩定金融，平抑物價，打擊殊深，此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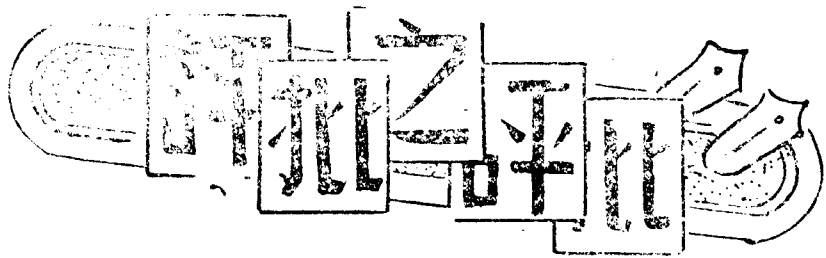
復次，自來有奸商市儈，苛刻農民的工廠，與豪門政權，官僚資本等名詞，未聞有投機取巧盤剝消費羣的農民之稱，試觀花紗布。實施全面管制以還，為期不及一旬，而從業界已露出退守重於進取，消極過積極，利害多種理智，逃避甚於抗爭，冷淡

超乎反對各險象，棉商們（當屬良商而非市儈）奔走呼籲，羣論嘖嘖，僉為自身而奮鬥，民營紗廠們，則杞憂在懷，徒喚負負，靜待事態的演變，其狀可憫，其處境或可同情，反觀棉農大眾僻處鄉閭沉著應變，安貧知命默默無表示，自然，他們是忠於奉行法令的良民，赤心馴良，敢怒而不敢言，到了萬不得已，忍無可忍之時，祇有出諸棄棉種糧來供應家庭自給之一途，因噎廢食，遺恨無窮！

固然，花紗布全面管理的國策，我們應該擁護贊助，期其必成！廠商們專為自身利害，總總過慮，消極抵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們應加糾正勸誡，變阻力為助力，羣策羣力，共同奉行，澈底聯繫，官民合作，農工商大團結才好，我們倘能善意的建議，根據事實學理來檢討，針對現實環境來分析不許稍存芥蒂，談虎色變而混淆視聽，建設性的誠意評述，提供政府縝密考慮，當蒙當局所接受！

總之，事關今後棉產改進，衣被衆生之國策，一切棉農的利益，棉商的營業，紗廠之再生產力均須面面顧到，而求提高全民生活水準的衣布消費，國棉自足自給，爭取南洋和遠東的市場，吾人更應寄的殷切的期望！

× × ×



譚譚新民報 劉三

抗戰前

在南京的人，大都知道有一張半張頭的，直排的報紙，名叫新民日報吧！那張報紙的力量是薄弱的，但她已顯出非凡的姿態，其標題的生動，編排

的活潑，已使這張新型的報紙，成爲學生的恩物。抗戰當中，這張報紙在老閻賢伉儷艱苦經營之下，她慢慢長成起來了。在重慶的大轟炸當中，在抗戰對外交通窒息的時代中，在物價飛騰公教人員了無生趣的氛圍中，新民報以小型晚報姿態出現了！她給予人多少的安慰，她也獲得多方面無限的同情。茶餘酒後『新民晚報』，成爲人們的恩物。其勢力之普遍，在抗戰的山城，是數一數二的。

新民晚報之所以受人歡迎，因爲（一）她的體積小，比大公報，中央晚報來得便於攜帶，茶餘酒後，一燈獨對，便可悠然神往。（二）她的印刷精美，比同時銷行的『南京晚報』，『新蜀夜報』都甜淨可喜。（三）她的副刊，份量多，而又合乎小市民階級的口胃，可稱雅俗共賞。總之，抗戰時的新民報，在社會上是寵兒，在新聞界是驕子，這是凡到過重慶的人都能追憶的。

但是新民報之成功，還在其它方面。第一、我們認爲是由於其主持人的精明。不辦民營事業，不知民營事業的艱辛，辦過的人，才能理解。和譚譚新民報老閻陳銘德先生和他夫人鄧季惺女士的幹練。今天新民報，一共分五個版，個個都在水準以上，個個都還過得去，不致使職員喝稀飯（有許多報館，根本不發薪），這不能不佩服老閻的高明。第二、是人民報的用人制度。總理說：人民要有權，政府要有能，新民報這個機構，假若對董事會而言，確實是辦到有能的地步。爲何她有能呢？因爲人事制度好。在新民報中老閻對於夥計，是以戲園主人對待名角的方法待的。新民報在重慶時代，張恨水先生是超等名角，張恨水以詩人而住南溫泉，風情閒雅，其在社時間，並不固定，但

報社決不計較，張先生間亦攜夫人孺子來渝看戲，社中聞風即先爲預備一切，周到之處，有若家人。張先生家用不濟，社中隨時存問，張先生自著小說，社中爲其印刷。在新民報的機構中，是充滿着人情味。這凡在新民報呆過的人，都能體會得出來。新民報除了禮聘名角，還知道以新的企業方式，來拉攏同人參加合作。報社中每一位得力的人，工作稍久，都被當局延攬爲股東之一，贈與股票。以此技巧，新民報各部門中，遂處處有老閻，人人爲報社，大家都以爲報社發展，我有一份。以此心情辦事業，事業焉有不發達？

還都後的新民報使我們主要感覺失望之點，是她流於嘩衆取寵，迎合社會不健全的心理，立異以鳴高。例如對於共匪作亂，在新民報的日晚兩報中，凡遇刊本報訊時，都用共軍稱謂，與國軍作平等的對待，一定要遇見用中央社稿時，才用共匪。新聞紙是有權威性和標準性的，如果新民報記者，認爲共匪根本不應當稱爲匪，那麼，連中央社的稿子，也改過來好了，何必故示兩歧？如果新民報記者，認爲中央社的稱謂是對的，那嗎

，他們就應當在『本報訊』中，也用中央社的稱謂，以表示其從善如流的精神。對中央社光明正大的稱謂無辦法變動，而在本報訊中另行辦理，這足能表示新民報的小氣，這不過是海派新聞記者的小手法，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以上是就技術來說；若從國家民族意識觀點來說，稱舉兵叛變禍國殃民，而後面又有國際背景的共匪作『共軍』，並與國軍相對待，其錯誤是與從前敵偽時代稱日寇爲日軍相等的。敵人進入上海後，對於老牌大報新申兩報，在記載方面，並不要他大罵國民政府，只要他在稱謂上改日寇爲日軍，（注意，並不要皇軍字樣）與國軍相對待，她便心滿意足。因爲在宣傳上最利害的辦法，不是痛罵敵人，而是混淆是非，蒙蔽視聽。敵人是深懂此種心理的，新民報記者，在玩弄小手法，表示其報格之中立與清高時，不知亦思及此點否？

其次，我們感覺遺憾的，是新民報記者，對國民黨似乎無好感，且多譏評。記者不是死硬派，決不以爲國民黨就不可批評，但是批評必出善意，而且一個以黨員身份出現的人或事業，對黨是應保留相當的禮貌的。新民報在還都以來，其所表現的，不免有爲異黨張目之處。例如民盟本是陰謀叛變的團體，但新民報每次必刊載許多離奇不經的消息，爲民盟唱目。其口號雖是有聞必錄，但誇大非法份的活動，張大她們的宣傳，不啻表示對於本黨的有欠忠厚。又爲馮玉祥在美的舊病復發，大賣野人頭，連友邦朋友，都認爲其做人道理太差，而新民報却在十一月十六日，偏偏刊載馮某的消息，說她『將在全美游說』。雖然該報在子題中又說『馮玉祥將變幹到底』，用變幹兩個字，略示譏責；但這條新聞代馮玉祥擴大宣傳的效用，已十分顯然。其作用如共匪在陷一城鎮之先，暗派三數人入城，大呼『殺人放火的共產黨來了！我們逃吧！』在口號中，這何嘗不是罵共產黨，但事實上却爲共產黨張大了若干倍的形勢。玩小手法，出小風頭，而使新民報的光芒減色，新民報記者，也許未曾估及罷！

第三、我們感到有改良之必要的，是新民報的專找刺激，報紙要吸引讀者，不能沒有刺激，找刺激的方法其對的。喜歡噱頭的，並不是上海人而已。但是意識上却不可不正確。英國 Punch

什誌，有百餘年的歷史，其性質也是給人以輕微的刺激，但是她的意識是始終正確的，所以能歷時百餘年而永爲人所愛護。新民報記者在十月十三日有一個標題：「控人貪污者人亦控之」，我直覺地認爲這個標題意識不正確。控人貪污者人亦控

如此希望

民盟機關刊物之一國訊週刊於九月十日出版的四五期中特開「一九四八年的希望」專欄，約請所謂「名家」二十五人，發表其自命洋洋灑灑暢所欲言的「高論博議」。

我們讀這二十餘位「名家」的「鴻言」「議論」，所表現的紙的多是些曲解歷史趨向，固持片面真理的苛責與漫罵。至對應負戰亂責任的匪徒，則不惜徇袒隱諱，以至肉麻地禮讚歌頌。

不信，們我且出舉幾段實例：民盟要角包展三在其「窮則變，變則道」的題目下寫着：「講民主，恐怖威脅，人權不保」。「經濟戰亂，人民最後的一滴血汗，亦將吸去。」其爲指摘政府的政治經濟措施，固屬毫無疑義，但其責備政府者儘管如此嚴峻，而其於叛亂的根源，則閃爍其詞，於解放區

之，難道說看見人貪污不應控告嗎？是非非，完全沒有弄清楚之前，遽爾下此判斷，只能增加這個混亂社會的混亂程度，是不足爲訓的。對新民報所說說的，暫且此數點，就此打住，不再煩諸公清聽。

望小可

的暴政更隻字不提。包達三抄襲民盟的一套「窮則變，變則通」的詐騙哲學，但變來變去，狐狸尾巴是變不掉的。

再看民盟首要張綱伯是怎樣表白其希望，他把巴黎會議倫敦會議決裂的責任，解釋爲「莫洛托夫洞燭奸謀，中途退出」。及「美國到處建設反蘇基地，維持反共政權」。與「任何問題，沒有蘇聯參加，不得到蘇聯妥協，絕對不能解決」，這儼然是以一副蘇維埃嗚鑼唱道者的小丑臉嘴在吶喊，他不但沒有國際政治的常識，而且連巴黎倫敦兩次國際會議的經過也毫無所知，因而把美英法等國委屈求全，一再讓步，企圖獲致協議的種種努力一筆抹煞。無怪乎他要把「戰爭販子，反動集團」的封號顛倒運用了。關於國內問題，他嗚喊

著：「讓陳腐糜爛，快些過去，富有朝氣的新中國，早日誕生，忍痛須臾，以迎接光明的來臨」。這不儼然是在毛家小朝廷上拜倒金階歌頌新朝嗎？幸好是在「不民主」的國民政府治下，如在那「民主」的解放區，如此大放厥辭，恐早就嘗到「望蔣台」「望中央」的特別滋味了。

然而張綱伯奉承旨意，（毛澤東播講）歌頌新朝，死心塌地投効新主子的趨附精神，尙遠不及甘作奴才的吳澤。吳澤以「我準備爲中國歷史寫新頁」爲題，醜態無恥地說：「如果說：一九四七先是自由民主的黎明年，那末，一九四八年將是自由民主的勝利年。」於是，仿佛是毛澤東的妄想已成了金科玉律，匪共今年統治全中國的狂言，給賣身投靠的尾巴們構造了一個甜適的幻夢，因而吳澤之流，爲先期表示忠馴之誠，以便將來邀功行賞，便不禁得意忘形，歇斯底里地歡呼出：「我準備新筆硯，爲中國歷史寫新頁。」可惜是興奮得太過早而希望不免將流產爲失望。

再看民盟的所謂經濟「權威」施復亮，一面津津有味地咀嚼其政協路綫的殘渣，一面又在高聲火把侈談其所謂「壓倒」與「反抗」。章乃器則依然含恨其過去出長皖省財政廳時的被檢舉，轉而對政府噴射一口惡毒的怨氣，於是惡狠狠的咒罵着：「希望中國那些殘暴，兇狠，陰險，絕滅人性的，醜惡，腐蝕，卑鄙，儘開倒車的被老百姓壓在地下。」然而章乃器却把主題弄錯了！他的一段有聲有色的血咒辭恰爲其日夕所可禮讚的新主子劉子像，殘酷的清算鬭爭，不正是集殘暴，兇狠，陰險，滅絕人性的大成嗎？

最後，我們要特別提起自詡爲國際政論家林煥平的注意，莫斯科四外長會議的失敗撤銷爲求巨額賠償，久據東歐走廊的莫洛托夫主義，「杜魯門主義」也者，祇不過是這一劍拔弩張形勢下的反應。而最近倫敦四外長會議的失敗，也不過種因於堅持長期佔領柏林，反對德奧統一的極權外交；而東歐共產情報局（非新聞局）早經存在，九月之成立不過是正式公開了秘密。至於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實爲莫斯科會議失敗後集體安全外交對抗極權外交的必然反動。因且有美國魔影存在的地方，真協商必無結果」。似爲冒牌「政論家」一種抹煞事實相的武斷結論。

我們且看政論家再如何「拿蘇聯來和美國比較」，不錯，美國的物價一年來確是上漲了若干，但其上漲率與同期的蘇聯相較實微不足道。蘇聯假使不是爲不斷上漲的高物價所困惱，何至要那麼多此一舉來一次幣制改革？更何至在改革之前發生擠兌擠購的現象？一夕之間，幣值強迫提升了十倍，政府要其強力統治下的人民硬吃十分之九的虧，自無怪「物價普遍下跌一半」，（新幣值）而況根據可靠的經濟統計，美國的一般物價，較之蘇聯至少低廉五分之四，而美國工人的實際收入，也遠優於蘇聯，這不知政論如何去曲加解釋。

最後借用政論家的兩句結論：「歷史是無情的，却也是公平的」。一切造謠說謊，偏見武斷的論據，不過徒顯其爲歷史所揚棄沖刷的殘渣。

X	X	X
X	X	X
X	X	X



戰士們的心曲

燕趙豪傑

本刊軍事記者李雲

抗戰四年剿匪兩年

決心當一輩子的兵

上等兵王大經抗戰開始時還是一個小孩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四年之後，王大經才長到適合壯丁服役的年齡，跟大家一樣，他也是帶着害怕，有幾分勉強地被征送入營的。在新兵訓練的過程中，他是苦悶的，也起過開小差的念頭，這是由於過分拘束的紀律生活，使他想起逝去不久的自由自在的童年的原故。

到訓練期滿正式參加作戰以後，他正式展開他的戰鬥生活，一種新的生活習慣的養成，使他完全變了樣，在無數次的戰鬥中，他鍛鍊得勇敢、機智、堅強、也學得更多。——一個夠得上稱讚的中國現代軍人。

他充滿自信，熱烈握着記者的手：

「抗日抗了四年，鬼子的飛機大炮也拚過來了，剿匪剿了兩年，好匪的花樣雖多，算得了什麼！有種的，打就是！我們不含糊，要來，拚硬的！」

英雄氣概，指導員含我：王大經這傢伙上火綫是很勇敢的。

雖然離家六七年了，已長成一個結實精壯的小伙子，但他並不想家，也不想娶老婆，照他的話是：打完了奸匪，完成整個戰爭的最後勝利（他認為，抗戰和剿匪是一個戰爭，抗戰勝利是初步勝利，指導員這樣告訴他們。）然後決心去考警察，或者當憲兵。

「你一輩子當兵嗎？」記者問。

「難道你不承認當兵是最光榮的嗎？」他向記者瞪起眼睛。

恨在心頭

痛在心頭

記者訪問了一個有着幾根白髮的老伙夫。

一口河南土腔，記者聽來覺得怪親切，記者奔走在華中平原，聽慣了那種熟悉的聲音。

長官幾次叫他退伍，他不，他死也不服從那個命令。

，沒打完共產黨，他死也不退伍。

他告訴記者，他曾親眼看到共產黨殺人的殘暴，他自己被共產黨弄得家破人亡，他的老婆死得頂慘，兩個兒子被拉走，在共產黨隊伍裏當兵。

他願意拚了老命，可是長官却派他當伙夫，「當伙夫也一樣，給同志們吃飽了飯才能打共產黨！」長官這樣勸他。

同記者談心，他有時會掉眼淚，他恨共產黨恨得咬牙切齒，可是他兩個兒子被共產黨拉去當兵，也當了共產黨，打共產黨也就是打他的兒子，他想着想着，就會嗚嗚哭起來。

記者很了解這老伙夫的苦痛，他恨透了共產黨，戰爭逼着他們骨肉互相殘殺，他也萬分痛心，他唯一希望是戰爭早日結束，換句話說，早日打完共產黨，他還是回去弄一頭驢子，趕他的大車。

心里是安慰的

馮大全跟記者像老朋友一樣促膝談心，十年來的戎

馬生涯，使他變得十分蒼老，經歷過不知多少危難，也親眼看到一批一批的同袍戰友的壯烈犧牲，到如今舊友寥寥，他只是百戰餘生，碩果僅存的幸運者，因此，他有着串辛酸的回憶，他親身體念過戰爭的殘酷，他痛恨戰爭。不過，他對目前的

截亂剿匪，認為是不得已的事，必須用戰爭來消滅戰爭，也認為是「天數」，是「宿命」，照他的話是：「不能逃過這一關的！」

他對記者訴說他十年來的戎馬生涯，亦悲亦壯。每一次戰役，從頭到尾，他都能給你描畫出一個輪廓，使人驚異於一個士兵而有如此的理解能力。十年來，軍隊中弟兄新陳代謝，舊的傷亡，新的補充，炮火毀了千萬萬活的生命，他自己的腦子受了炮火震盪，也有了毛病，更使他難過的是家中老母去世，不能奔喪，妻子守不住，跟了別人，留下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跟着一個本家叔叔過日子，在外十年，混不出什麼名堂……

但他雖然憂鬱，却並不怨恨。他對記者說：「心里是安慰的，爲了報國，抗戰剿匪，總算對得起祖宗，雖然母死妻逃，家破人亡，但這是個人的私事，我雖然吃苦受難，當兵打仗，但爲的是保國安民，所以心里好過，心里安慰！」

此身屬於國家

張順德很矮小，但却長了滿臉絡腮鬍子，見人挺害羞，尤其沒有跟新聞記者談話的經驗，記者向他問長問短，他常常紅起那佈滿絡腮鬍子的臉，結結巴巴，態態可掬。

他從來不曾考慮到自己的將來，也不想回家，實際上，他的家，早在民國二十二年，就毀在共匪的災禍中，他是江西瑞金人，大家都喊他是「老表」，他從投到隊伍里當小勤務兵起，幹隊伍幹了十幾年了，他成了一個典型職業軍人，照他的話是：「我嗎？我是國家的人！」

「將來呢？」記者問。「哈哈，將來，到死也

要是國家的人！」
「打共產黨比打日本怎樣？」

「照我說，共產黨比日本更可惡，家鬼害家人啦！說厲害嗎，當然日本鬼子厲害。共產黨是小老鼠，偷偷摸摸，躲躲閃閃，一忽兒鑽進洞了，叫你乾急，這樣也叫打仗，好漢才不這樣，丟人的撈種呀！」

張順德打仗掛了多次彩，但讀起來他毫不引以為榮，「掛彩算什麼！」他沒有談掛彩如何如何的興趣。

共產黨打完的一天，張順德表示，他還是要為國家出力，幹什麼都可以，只要是幫國家辦事，什麼都幹。記者問他不想升官發財時，他紅着臉叫道：

「我是國家的人，我的身體是屬於國家的，要發什麼財呀，王八蛋才那麼胡思亂想！」

無面目見江東

父老

李中強很性急，當傳令兵正是用其所長。他人聰明，也能幹，不過好高騖遠，做夢也想升官，想爬上去，但據說這倒不是爲了個人的慾望，而是他有一腔抱負，爬上去有了地位，好大大施展一番。

有什麼軍士訓練班，他

總想參加，訓練出來還是當傳令兵，好容易升了傳達長，他還是不滿足。

他對記者說，打仗他有辦法，不是吹牛皮，炮彈炸不了他的經驗和智慧，和習慣於炮彈吼聲的聽覺，使他知道怎樣避免傷害。

他真是性急的人，和記者談話也見於詞色。目前他腦中有兩個問題苦惱他：第一，消滅共匪不知何時能大功告成，也急煞；第二，他自己遲遲升不了官，一肚

拋妻別子爲何因

戴天之仇誓必報

記者訪問到這一排士兵，很多是共匪逼迫他們走上當兵復仇這一條路的，他們都是志願兵，與其說他們是願意爲國家出力保國衛民，倒不如說他們是爲報復自己的血海深仇而從軍，更來得正確。

這一排士兵中有一個王永發，他的父親被共匪殺了，說是一「反動份子」，他的哥哥被匪埋了，說是一「特務」，他的母親當了洗衣隊，他的嫂嫂和老婆當了慰勞隊，說他自己是一「動搖份子」，不是他跑得快，恐怕也已結束了二十二歲的生命。小伙子既然跑了出來，又氣又恨，血海樣的深仇，不報不是人，幾個流浪漢一商量，

子本領無法施展。家里來信要他回去，他向記者訴苦道：「同志，我無面目見江東呀！」

「爲什麼？」記者問。「共匪這害人精賣國賊沒有完全消滅，我自己也未弄到一官半職，我有何面目回去祭祖！」

他堅決表示，除非有一天共匪打完，天下太平，他自己也爬上去弄到個把小官，他才有面目去見故鄉父老的。

就投到軍隊里來當兵。還有一個洪仁貴，一家大大小小十三口，被共產黨殺得一個也不留，洪仁貴自己在外讀中學，倖免於難，他也丟下書本，拋去筆桿來當了兵。

班長王麻子，原來在家種田，一家人快快活活平靜過日子，共匪到了他變成「富農」，廢債分田分財產，他傾家破產之餘，老母親投井，心一橫，他拋了妻子兒女。

「你們討飯去吧，老子非去當兵剿匪不可！」

王麻子喉嚨大，歡喜粗聲氣哼京戲，當他哼起「拋妻別子爲何因，戴天之仇誓必報」時，他周圍的弟兄，都含着淚，咬牙切齒。

山東健兜譚匪情

本社駐魯記者

陳茵

王大發：匪不可怕，有命令叫打。上面不叫打，匪來了讓他燒，殺，過去我們虧吃得太大了。我們總想不穿中央爲什麼這樣。現在好了！可以打了！只要能打，拚死了也甘心！

陳長富：

打匪就是救國。因爲匪當中

有毛子，我就撞見過，我要就手宰掉他，長官又不叫宰，真是悶人。聽說這些毛子，還是以前飄洋過海從北道上來的。我覺得匪

既然勾結鬼子，比日本兵還可惡，所以我打匪，同打日本鬼子一樣的快活。聽說大地方有些先生們，說共匪是愛國的，是在爭什麼民主，不曉得他們是怎樣說的。

劉大貴：

人人說當兵當兵樂。以前是苦的，現在不同了。長官一天到晚向我們講話，同師老（江西人口語）一樣，當了半年兵，好比上了一年的學。明天回去，我要比地方上秀才學問還強了。現在官長和弟兄們又同吃同睡，他們是金枝玉葉的人，他們吃得苦，弟兄們有什麼吃不得？所以本營弟兄個個高興！比起共匪俘虜，個個面黃肌瘦，頭也抬不起來，好得多了！

馮二強：

我頂高興的，是會，開會時，弟兄們人人可以說話，官長的不好地方也可說，師團長都笑容滿面地聽，我自從進營以後，覺得自己懂得多了！精神也強健起來了。回想在家鄉時一見官就發抖，只是好笑。

張金山：

這次山東的匪真夠慘的，記得去年秋天進沂蒙山區的時候，我是進一個山洞，嚇，裏面的糧食，真是山一樣地堆積。我們打手電在裏面繞圈子，足足繞了四個鐘頭，才把全洞走完。匪在這裏，真是想打千年萬年的基業。不是國軍打得有勁，迫得緊，他們那裏捨得丟？

夏銀洲：

我覺得打共匪比殺日本

鬼更痛快。日本鬼是外國人，共匪是中國人，中國人反叛，比外國人侵略更可惡。日本人是明槍，共匪是暗箭。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一看見靠毛子威風的共匪，頭髮都會立起來的。

朱大成：你們先生沒兵的鬼相吧！我們看見了的，却真夠慘了。一隊來在共匪當中的毛子兵，到了蒙陰城外三十里的村子，把女人

蘇北戰士

與幾位大兵的一行談

本刊軍事記者楊嘉

記者十年作客，久離故鄉，抗戰勝利後，家鄉被共匪盤據，自己也為工作分不開身，仍然無從賦歸。直到本月初，方得回到這久別的故鄉——淮陰。淮陰雖然收復已為時不短，但因距共匪盤據的鹽城等處不遠，一切都還是戰時景象。

在一個晴和的冬天，約莫是上午十點鐘的時候，記者到卅里外的一個鎮上去探看一位年長的親戚。恰巧，碰着六七位士兵同志，也是朝向一個目的地進行。我們便很自然的結成了短時的旅伴，並在一個路旁小茶店裏，同他們交換了姓名。自然，這是我有意請教他們的。

全集中起來，就在大街上好，毛子的體子大，我們女人那裏吃得住，當場弄地幾十兵，下身都稀爛的，有的口中都出血。後來匪又在城中心小學開會，請了些太太來，說是什麼婦女代表，毛子兵看見了，照樣不客氣，拖下台來在操場角上就弄，軍官看得太不像話，好容易拉開，那幾位太太褲子上滿是血，用竹板抬到縣衛生院去，真是活作孽。

這幾位大兵都是農民出身，加之又不是集團行軍，中國農民在行路時那種儻談的習慣，便毫無拘束的表現着，無論是在走着時，或歇下在路旁小店買杯茶喝時，總是東南西北的聽他們在瞎扯。起初，我還沒有參加過他們的談話，後來，同他們多走了一些路，便也偶爾聽一兩句嘴。所有他們在路上

的談話，真是素樸到了極點，直到和他們分手以後，我的腦際還縈繞着被那些素樸的語句所表達的戰士的情緒。
黃傳忠：這個結實的對共匪最不客氣，提到共匪的暴行時總是破口大罵。當

新到此地的賀新發嘆息着說：「啊呀，這麼多的房屋，怎麼都成了這樣子，連屋頂都沒有了，只剩了一個壳！」便逗發了他的脾氣，「他媽的，這還不都是那夥強盜們幹出來的，我的家鄉村子裏，也同這弄得一樣慘。你還沒有看到他們那個狠勁兒，強姦了你的女人，還要向你鬪爭。媽的，要是捉着了陳毅那小子，俺非把他宰了不可！」從他說話時的那股忿怒的表情上，可以知道他是深受過共匪的毒害了的。

賀新發：一口很重的鄂東口音，

據他說，是剛病好後從後方醫院撥到這兒的部隊裏來的。他很焦急的問着黃傳忠說：「老黃，昨天班長說湖北的戰事怎麼了啦？」黃說：「怎麼了？班長說陳毅那小子在鄂東搞得兇兇的。」「在那些地方搞呢？」「班長也搞不清楚。你家是湖北嗎？」「是呀，我在醫院就望不到家裏的信。以前，我們就被鬥爭了一次，要是他們又去了，怎末活得了，恐怕我家的茅草窩兒也跟這破屋一樣了啊！」「哼，屋，恐怕連你老婆都不在了！」

「不是笑話，我心裏真是這樣想。他媽的，要是真遭那個狗娘養的共匪不可。」

何大華和王家壽

他們兩人都是四川人，不過一是崇慶一是巫山的人。一和我攀談以後，何大華馬上問我共匪要竄擾入川的事：「先生，你是看過報的，共匪是不是已經進了川？」「沒有，還離得遠啦，你放心吧！」「不是前幾天就聽說我們川省要做防禦工事準備剿匪了嗎？」「那是準備擋着他們進川，不是他們已經進去了。」「是的，不能讓他們進川；他們進去了，鬪爭清算，怎麼受得了。我們願意出川來同他們拚命，我們就是死在蘇北，也算

是擋着他們往川裏走」。王家壽接着說：「只要大家都願意在各戰區拚命，他們那裏進得了川！」我連連拍着他的肩大笑說：「你的話對，你的話對！」這廝臉四川農民反被我弄得紅着臉，顯有點羞羞起來。

吳貴生：

我在歇腳的時候，每人送過去一枝香烟，他們歡喜的接過去，用各自笨拙的姿勢吸着，有的，嘴角還絲絲的發出響聲。我隔着烟霧，問吳貴生說：「最近打過仗沒有？」他笑着答道：「兩個多月沒上火綫了。」「以前上過的？」「上過，上過還帶過彩哩！」「你覺得受

傷值得嗎？」我又問。「你先生怎麼這樣說！我們是國家的兵，為國家打仗，當然值得！就拿目前我們在蘇北來說，有我們在這裏剿匪，共匪就不能到南京上海那些地方去，那些地方的人就可以好好的過日子。再說，不把共匪剿乾淨，天下那有太平日子？那個地方沒有危險？難道共匪來了，清算鬥爭，殺你的人，強姦你的老婆，你先生不怕？」啊唷，好厲害的傢伙，我竟被他教訓了一大頓，說話雖然粗魯，但率直得真是可喜。

我又問他：「你們現在的生活苦不苦呢？」他說：「在前線打仗，當然沒有在家裏種田好；但現在共匪不准我們安靜的種田。我們與共匪清算鬥爭，就是種了也要完全把谷子給他，為甚麼不同他們拚一拚呢？這樣一想，我們就不覺得苦了。況且我們現在的生活，比以前的軍隊過得好，比匪區的老百姓過得好，甚至比後方的窮人子也過得好，還有甚麼苦呢？」

日影稍為偏西的時候，我帶着萬般的惋惜，別了這幾位短途的旅伴，我們分別投向各自的目的地去。我獲得了一種戡亂必勝的確切的證明。

訪某權威軍事評論家

爲了信守我們的「君子協定」，記者這里不能宣佈這位權威軍事評論家的姓名，記者認爲這並無損於讀者對問題的研究和把握。

「我並不是唯軍事論者」，他首先指出，「也不信軍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不過倘若我們同意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句話，那麼，我認爲，至少在政治形勢發展到山窮水盡而非出之戰爭不可的某階段，軍事可以解決問題，而且確實實惟軍事才能解決問題。歷史上一切重大的變革，莫不出之以戰爭的方式，戰爭的意義雖很廣泛，但軍事角逐乃是一個主要的構部份。

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軍事雖未最後解決問題，但至少在某個階段，軍事解決了問題，給整個問題的徹底解決鋪好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中國歷史發展到今日的歧途」，他深沉地太息道，「舍軍事之外，決無他途可循。雖然中國問題的全盤的解決，有賴於政治經濟文化的徹底變革，但倘沒有軍事以爲前驅，則上述一切變革匪僅無可能，且危亡可以立待」。他認爲此時基於前述，他認爲此時

此地，還是軍事第一。就軍事論軍事，他提到了兩年來軍事上遭遇到的具體問題。

「我們書生紙上談兵，也許是皮毛之見，將爲將軍們所竊笑。不過，有許多因素是很明顯的。第一、國軍戰略上自張家口延安之戰以後，陷於被動，這中間，大半爲政治經濟上的複雜因素所牽累。譬如若干城市，據點，或交通線，在戰略上及純軍事觀點上，並無固守之必要，但却爲了政治或經濟

紙上談兵

上的要求，不能不遷就它的要求去守住它。反之，匪方則一切服從於軍事上的要求，乃至延安棄守亦在所不惜。國軍有時爲了人民的生存，不能作軍事上所需要的殘酷破壞，反之，匪方則根據軍事上的必要，無所不用其極，遂形成了主動權的易勢。

第二、國軍戰綫過長，兵力的負擔過重，軍事上本來沒有單純的防守，而國軍兵力的分散使它不能適當的展開「攻勢防禦」，造成了匪

方鑽隙乘虛「大吃小」流竄蔓延的機會。第三，國軍在基本上固爲政治經濟因素所牽累，但技術上各部隊間的配合，呼應，聯絡，亦不夠而多漏洞，在戰術思想上，陳腐的一套，已不足應付戡亂的新革命戰爭，反之，匪方則拋棄了一切戰爭的正常規則，例如其「空心戰術」，「越重點」，「滲透」等在舊戰術思想上本爲兵家大忌，而匪竟以此逞兇，寧不可怪？

「螻蛄螻蛄，壯士斷腕」，政治經濟固然應痛加改革，迎頭趕上，如果趕不上，竟反爲軍事之累時，應不顧一切，只服從軍事上的需要，不作其他的考慮。

「軍事角逐的最後勝負取決於雙方力量的消長，城市的得失應該並不重要。國軍的優勢配備應以之消滅匪的力量，而不在于換取空的城市。

「當然，我不是唯軍事論者，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的配合，對於軍事勝利也很重要。

「展望一九四八年的軍事形勢，我認爲首先必須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始有扭轉現局的希望。恕我不能更具體的說明，請你原諒。」

本刊政治記者 丁 昌

江漢之間訪戰士

本刊軍事記者 陸 廉

記者換上一套士兵的灰布棉軍裝，隨軍轉戰於江漢之間，從各方面設法去接近士兵，和士兵做朋友。兩個月來，獲得了不少可珍的故

事，從士兵同志的口吻中，也獲知了他們的要求和願望。我不敢說我已理解他們的生

然而他說他不希罕什麼「小勝」，他要「痛快」！一個四十幾歲的老兵，名叫金善子，弟兄們都說他不行，跑不動，打仗也不上勁，常常當面奚落他：

「老金，還是回去吃老米飯呀！不要在外丟人！」！老金也不響。記者有一天和他個別談談心，他愁眉苦臉對記者傾訴衷腸道：

「同志呀，我心太軟，我不忍呀！打了多少次，敵人盡是些老百姓，真正的八路土匪影子也沒見着。好狠毒的八路，總是叫老百姓打衝鋒，有的連槍也不會放，我們一上去，他們就完了，我們的子彈掃準他們，他們背後還有八路機關槍對着。同志呀，你說，打他們你忍不忍呢？」

「那麼，老金，打真正八路土匪你上勁嗎？」

「要是碰上真八路，我是不饒的，我恨透他們，要拚他一個痛快；把老百姓拿來送死，真正下流呀！」

二等兵李貴曾在小學畢業，埋怨沒有報紙看，他也想看小說，軍隊里文化食糧缺乏，使他常常苦惱。

揭開鐵幕話蘇俄

本刊記者 田 虎

某教授旅蘇六載歸來談

一襲輕軟的衣裳，可以把人們平淡無奇的肉體，裝成尊嚴與文明的象徵，神祕與幻想的對像。同樣掩藏在鐵幕的蘇俄，既不示人以本來面目，他是妍如西施，還是嫵如無鹽，抑或中人之姿，不足齒數，我們慕外人，透視無方，自然不得而知。因此，蘇俄對於我們，便多少帶點神祕意味。

這該是一種幸運，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曾經旅蘇六年並曾參與蘇俄抗德戰爭的某外籍教授却為記者講述那鐵幕後的蘇俄種種，由於他的繪聲繪影，我們彷彿身歷其境，然而也因此而感到一種無名的悵惘。

言論無自由

一切為共黨

據他說，在俄國，新聞記者，作家，教授，戲劇家，根本不容許有他們自己的思想和創作，所有他們的工作，只當作布爾希維克的宣傳工具。對於一切事件的理解和意見，悉以真理報為依歸，如果發生一件事情或一個問題，在真理報沒有發表意見之前，作家們是不能和允許發表任何見解的，有關內政外交的大事，固然是，就是一般文藝作品，也絲毫沒有自由創作的餘地。在九三六年四月一位名叫皮爾烏 Pinauk 的，寫了一本小說：「人的誕生」(The Birth of Man) 主題是寫一位負有共產黨特殊使命的少女，在任務尚未達成之前，就臨盆生產了，這時他的思想很紊亂，一方面為未完成的任務而兢兢，另一方面又由於母愛的激發，為她那行將出世的小生命而惶惑，她想，他就要出世了，但是，他的爸爸是誰呢？他不是一生下來就沒有爸爸而且永遠也不知爸爸是誰的可憐兒麼？她想，這對於這個小生命簡直是一種無可彌補的損害……

可是，這位作者馬上受到攻擊和制裁了，那本小說被禁止，為的是他思想錯誤，婆婆媽媽地，簡直是一副布爾喬亞的頭腦，反於布爾希維克的立場和利益。

但在同年七月，蘇俄政府為了要保障婚姻制度和私生子的地位以推行人口政策，於是制訂了一套法律，這套法律一公佈，「人的誕生」的作者再一次受到攻擊和制裁，說他在那部作品中，沒有強調主角的母愛，而只是一種模糊的感覺，所以那本小說，仍須禁止，三個月前受攻擊的原因是女主角太婆婆媽媽，三個月後，是足夠婆婆媽媽。

在這種絕對黨化，言論思想絕無自由的環境下，千萬萬的思想犯人——包括教授作家等等——大批地被送進了暗無天日的集中營。俄國民間沒有短波收音機，所以鐵幕以外的世界對於他們不僅生疏根本無法想

自由在那裏

某教授在蘇聯和東歐時，他所接觸到的「幕後人物」，給他介紹的中國，是絕對沒有思想言論出版自由的。衆口鑠金，他自然不能不信，但他到達中國以後從北方跑到南方，他看反政府的報紙雜誌，到處都是，馬克斯列寧的著作和左派的宣傳冊子，充斥坊間，這樣一來，客觀的事實，反而給他一個公正的比較，在中國思

想言論出版是有自由的，而世界上絕對否定這種自由的，卻是他留住了六年之久而且共過患難的蘇俄。

不過年輕的一代，特別是青年學生，他們也常常想盡方法，秘密地找到一兩本從外國偷運進來的書籍雜誌，如獲至寶般大家傳遞抄錄，興趣盎然的研讀着。

行動自由 限於特務 在俄國，行動也絕無自由，在境內，人民是不能自由旅行的，但有兩種人例外，其一是政治保衛局的特務人員 (NKVD)，再，就是外交官，而後者的自由僅僅是表面的，實際上，一樣地失去自由，因為外交官們無論是在那裏，都被保護着招待着，而那班保護者和招待者，就是隨時監視他們行動的政治保衛局的特務人員。所以在蘇俄真正有行動自由的，只有特務份子，雖然他們自己也是彼此監視着。

多喝酒 少思想 俄國人在共產黨時局長期的隔離監視與欺瞞下，漸漸養成一種變態心理，他們強烈的刺激。在沙皇統治時代，俄國人本來就有酗酒的习惯，但至現在，那種酗酒的现象，更為普遍而厲害，在和希特勒作戰時，有一

奪！強姦！

就因為德國間諜利用俄人酗酒的缺點大施伎倆，使一支俄國軍隊都喝得爛醉，一舉而殲滅他們四萬之衆。俄國軍隊打東歐各國第一件事就是找酒喝，無論多麼強烈的酒，他們都能一飲而盡，甚至實驗室裏含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成份的酒精和用以化粧的花露水，他們也一樣視為珍品，一古腦子往肚子裏灌。直喝到爛醉如泥為止。

某教授因為長期和這些酗酒的俄國士兵生活一起，覺得那樣的喝酒，簡直是慢性的自殺，所以不免要問：這是為的什麼呢？一位俄國士兵給了他一個確切的答復：我們要喝酒，要喝更多更多的酒，為的是使自己沒有一分鐘的時間去冷靜地思想，好忘記自己的存在，他們不願思想一切。因為一切都會給他們帶來精神的刺痛。

中國在邁進中

一九四七年的到臨，在我們中國是憲政的開始，是戡亂的轉機，是國家走向民主大道的光輝歷程，我們且看國際友人是怎樣展望我們的局勢：

紐約時報於元月三日社論以「過渡的中國」為題，評稱：「中國現雖有種種問題，但正在邁進中。國家縱有內戰，仍在困難中自封建與家族專制化為現代民主。此事任重道遠，難免種種挫折，但自推翻滿清以還，已有長足進展，今日正在五千



(日二廿月一至日六十月一年七十三由)

年古國設立第一個民主立憲政府機構。」
倫敦泰晤士報元月三日專欄以一九四七年大事回顧為題，評及中國稱：「要觀察中國過去這一年時局的發展，必須用中國歷史做背景去觀察，方纔能夠得到正確的比例。內戰範圍的擴大，美國的放棄調停，以及中央與中共勢不兩立的明顯決心，構成了「中國民族悲劇」的因素。但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很少這一類的悲劇的，這些並沒有減弱中國人民對於他們的獨特文化的堅持，也不致減損了他們集合民族資源，以實現未來偉大時代的能力。……在中共一方面，他們決心要打破國民黨政權的繼續，他們憑一股蠻狠的野勁，用殘酷破壞的手段，把整個中國生生的摧殘了！他們憑藉着蘇聯的支助，在東北獲得了堅固的地位，並不吝氣地攻擊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援助。但中國的老百姓怎樣呢？他們認為任何外國的干涉都是不需要的，他們只企

求在和平中度他們有用的生活，儘管在悲慘窮困與可怕的苦痛中，他們是捲沒在內戰的大風暴裏去了。」

英議會前訪華團員麥克李維於元月七日在倫敦評及中國於耶誕節行憲事稱：「中國之開始行憲，證明其已向真正民主道上跨一大步。中國之憲政改革實為政治上最明顯之進步措施，且可為中國建立真正民主政府之基礎，英國人民將以密切關注，靜觀此種新政治之發展。且余相信吾英國人民不僅應希望中國進步，且應盡量予以協助。蓋民主之中國，乃遠東和平之所繫，而遠東和平又為世界和平之最大保證。」
麥氏發表其旅華觀感稱：「英政府決定放棄治外法權後，使兩國友誼更形加強，在吾人相互交往之時期內，中國人民對英人之真實情感善意，無有逾於今日者。」
紐約時報於元月三日社論評及中國之憲法稱：「中國雖有內戰威脅其完整，並在目前消耗其大部份之力量，但此由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組成之地球上最大之國家，正由古老的封建的與家族首長的專制制度，遞變為現代的民主國家。這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演變，因為它既具

有東方較慢的節奏，規模較大，而且也將受到痛苦的挫折與煩悶的延阻的影響。

但是自從一九一三年推翻滿清以來，中國已經開闢了頗長的道路，而現在已經採取了建立它五千年歷史上第一個民主與憲法政府的步驟。第一項已被採取的步驟，乃是宣佈中國第一次的民主憲法。該法於一年前由國民大會通過，並已在一九四七年聖誕節起生效。

按照 蔣主席的文告，這憲法宣佈中國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是一個造成新時代的大事。而且表示中國終於脫離了封建與專制的軌道，因此雖然這憲法混雜着西方民主制，中國傳統主義，和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博士特有哲學，它究屬第一次在中國基本法律中宣佈了國家主權屬於全體人民的原則，而因此它正式結束了統治者受命於天的傳統中國學說，以及孫中山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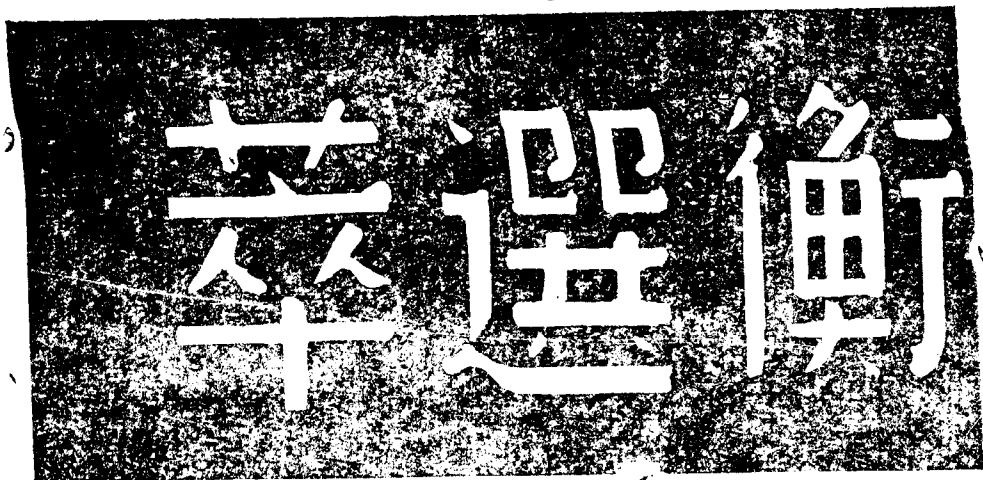
士交付與國民黨在過渡時期所實施的訓政。

現在所要做的是把這種原則演成事實，沒有一種憲法是比它的實際運用更好的，即使最寬大的憲法，到了獨裁的手中，會變成甚麼樣，這在東歐各地是夠明顯的了。中國在立憲政府能成立以前，尚有很大的障礙，必須克服，國民大會將於三月廿九日開會，推選一個新總統和副總統，一俟立法院和監察院選出後，中國第一次立憲政府，即將準備接任。各項問題，雖然仍未解決，但是中國已在進步的途中了。

美國時代雜誌於十二月廿一日評及馬歇爾就任國務卿以來之成就稱：「馬卿確曾自其好友陸軍部長史汀生處，承受其對於國民黨之疑慮。但若干年來，蔣主席在亞洲堅決反對中共，馬卿對於蔣主席經常遭遇共同敵人，已有所觀，但彼仍未認識蔣主席之如此努力。」

中國——亞洲的防共堡壘

處此共產侵略勢力在亞洲日愈蔓延擴張之際，國際人士對於中國地位的評價，為支持吾人防共努力之決定因素，殊值得密切注視，如：紐約聯合社於十二月四日每週述評評及中國稱：「中國數十年來始終徘徊十字路口，仍然繼續企圖以槍桿決定一切。蔣主席元且致辭強調調戡亂，申言本年內足以擊潰共產黨之武力。共產黨第一號人物毛澤東亦稱：蔣主席所領導之中國政府



君羊輯譯

亦組織類似之共產國際陣線，俾遠東十億人民之解放運動能互相取得聯繫。就事實而論，相信史達林與毛澤東早已完成此種組織矣。故無論如何，史達林一九四八年所望於亞洲者，一如所望於歐洲中東者然，大部繫於美國所爲者何？設或美國國內能獲團結，以致以控制通貨膨脹及援助可能成爲史達林俎上肉之國家，則一年後世界民主之益見強大及世界共產主義之日趨羸弱，乃極可能者。

，縱有「美帝國主義」之援助，仍必失敗。毛氏旋控訴美國正企圖奴役世界，俾將聯合國國民黨之「民主」份子共同組織聯合政府。

世界電訊報於元月三日社論：「共黨在本年度內不致在西歐及希臘有何收穫，並輕視華萊士之第三黨總統競選。史達林當前最佳之賭注，厥在亞洲。較莫斯科所囑彩之希臘叛軍及華萊士競選更爲重要者，實乃宣傳稍見遜色之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之廣播演說。毛氏主張效法史達林最近在歐洲所發動成立之共產國際，在亞洲

中國不能久待，倘再懈怠一年，則飽經磨折之亞洲盟邦將受致命傷。史達林看準此一着棋，故一如杜魯門馬歇爾之忙碌，而時常設法爲中共作必要之行動。……中國現更軟弱，更容易被摘取，美國之援助實不應再保留，更不能坐視，求生之中國人向共產主義束手受縛。吾人忠心之盟邦應得較善之命運，吾人自身安全要求因之而得更善之保障，實較其命運更爲重要。

倫敦泰晤士報於元月六日社評以「中國之分裂」爲題評及中共之叛亂稱：「中

國之主要危機，在於中國共產黨及共產黨力量之間，有分崩離析之情況。此種現象亦與其他各處相同，中國共產黨固有其特點，且因此獲得國外之稱贊，惟中國內外，對中國共產黨之所作所爲，均不釋然。是即共產黨除在當地之成就以外，在最後基礎上，是否僅爲蘇聯政策之傀儡，且奉行蘇聯之法則？」

日本每日新聞於元月六日社評稱：「目前在中國東北進行之戰爭，乃一全亞洲反共產主義防禦之重心。就國內及國際兩方面而言，中國國民政府之保有東北，乃

援華的具體行動

近來美國人士對於援華的呼籲，已進入要求具體行動的新階段，對於其政府的審慎步驟頗表不奈，以下見解可見一般：

衆議員周以德氏於元月七日在華盛頓空中廣播稱：「余以爲美國應公開給與中國政府與人民以有效之援助，以助其免於屈服於組織及武裝精良之共黨叛亂之下。中國政府若無美國之有力援助，即將有崩潰之虞。希臘，法國，義大利，奧國及其他國家若無美國之有效援助，其命運亦將如此。中國之

屬必要之條件。」

東京世界日報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著論稱：「盟國對日和約，將決之於目前中國東北其他遠東問題之結局所導致之中蘇關係。……中國東北暨中國本部之問題，遠較日本本部對於盟國爲重要……就中國之觀點論，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所訂中蘇條約有關「中國東北」之條款直接涉及中國，中國對之自不能漠視，草擬對日和約時，此一中蘇條約，自將必被提及，日本問題與中國東北與中國本部之主要問題相較，現僅係一種「枝節問題」而已。

崩潰對於亞洲，歐洲及美國將有嚴重影響。美國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最佳機會，厥在盡其所能確保蘇聯無法控制中國。美國現若不克援助中國，則其在太平洋戰爭犧牲之人力與金錢均將擲諸虛化。與其坐令蘇聯控制中國，毋寧囑咐聽任日本接收中國爲愈。中國需要經濟改革，但此事 蔣主席知之最稔，美國如果希望中國政府改善，則應支持該國政府竭力爭取自由，美國援華愈少，則中國遭遇愈慘，遭遇愈慘，則援助更少，此種惡性

循環必須打破。吾人如欲指使中國人士或以高昂之態度國或其他各地開始復原工作，因其必將失敗也。然如美人願與中國人士合作，即可發現其與任何向上人民同等具有理性，合作而誠懇。吾人僅在道義，軍事及經濟方面援助中國政府，此將不能制止共黨。……中國功希望之障礙，除因美國本身猶疑不決而步調遲疑外，並不多於歐洲，而在若干方面，且較之爲少。吾人支持現有之中國政府，較任其顛覆而處於共黨（即克姆林宮）之手，更爲合理而危險。此一問題爲顯明之兩個比照，一爲中國現政府，一爲遠較其爲劣之共產黨，若謂吾人支持中國政府有危險，而不予支持其危險則更巨大。吾人慎勿於十年中犯兩次相同之悲慘錯誤。」

蒲立德氏於十二月七日在紐約空中廣播稱：美國之援助應分三方面（一）軍事供應，（二）貨物貸款，（三）派遣一具有相當軍事及行政幹才之代表駐華，以確保美國之援助，得作有效之利用。適當之對華援助，每年需款總數約爲四億五千萬元。

X X X

天風海濤樓劄記

伯商

一 佳楹聯

楹聯之佳者，立意高妙，文情並茂，讀之有『意悵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之感；甚者風景本無足道，特一經詞人品題，便覺身價十倍，則又景以聯傳，彌覺可貴。余游海內名勝甚衆，所見佳聯亦多，略加輯錄，以供省覽，非最佳者不錄，以省筆墨。

楹聯之長者，如昆明大觀樓。樓高三層，飛簷複宇，聳立昆湖之上，四圍楊柳菰浦，長隄相屬，正西臨湖，極目無浹，氣象雄闊，非有大筆，不足以稱之，孫髯翁有長聯云：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 披襟岸帙 喜茫茫空闊無邊 看東驥神駿 西翥靈儀 北走蜿蜒 南翔縞素 高人韻士 何妨選勝登臨

趁蠻嶼蠓洲梳裹就風鬢霜鬢 更蘋天葦地 點綴些翠羽丹霞 莫辜負四圍香稻 萬頃晴沙 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湧到心頭 把酒凌虛 嘆滾滾英雄誰在 想漢習樓船 唐標鐵柱 宋揮玉斧 元跨革囊 偉烈豐功 費盡移山心力

儘珠簾畫棟 卷不及暮雨朝雲 便斷碣殘碑 都付與蒼煙落照 只贏得幾杵疏鐘 半江漁火 兩行秋雁 一枕青霜

是聯上聯極爲雄闊，而下聯則不免淒涼，蓋晚年人心境之作，髯翁亦不知其然而然也。

成都爲西南人文之藪，而望江樓又爲錦江名勝之地，故佳楹聯頗多。茲錄李學淵一聯云：

直上且昂頭 自古今留人花月 說什麼琴書雅韻 詩酒高歌 我只顧四海波濤 平如錦水

登臨須放眼 不來去作客風塵 并休題經史奇才 文章妙筆 誰能煥一天星斗 拱照秦州

時爲光緒庚子，其感慨可知；而其立意之妙，超乎文墨之外，則又高出一籌。又江源第一樓顧復初聯云：

引袖拂寒星 古意蒼茫 看四壁雲山 春來劍外 停琴對涼月 予懷浩渺 送一篙春水 綠到江南

深能代表江南人慧心，而未聯尤能傳神。

武侯祠楹聯滿目，然佳者實少，余獨愛瞿朝宗一聯云：

時艱每念出師表 日暮如聞梁父吟

感慨沉鬱，頗可表達武侯一生心事。

莫愁湖爲金陵名勝，歷代詩人，不少題詠，顧楹聯佳者，寥寥可數。彭玉慶聯云：

壬者五百年 湖山具有英雄氣 春光二三月 鶯花合是美人魂

又黃翼升聯云：

紅藕花開 打漿人誇誇粉黛 朱門草沒 登樓我自弔英雄

皆能兼顧勝棋樓與鬱金堂二處，而後者尤能表現武夫本色。

楊椒山題焦山礙月亭一聯：『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及歷下大明湖一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皆信手拈來，頗見巧思；椒山一聯，尤有浩然之氣。

太湖鼇頭渚，上有廣福寺，後臨蠡湖，前望具區，有一長聯云：

臨具區三萬六千頃 烟水迴環 試看東岸蠡湖 西聯鼇渚 南屏馬蹟 北枕龍峯 聊憑棲息塵蹤 何必廣居正位

聽漕牢一百零八聲 凡緣解脫 祇有春花拈笑 夏雲多奇 秋波鐘空 冬松挺秀 卽此清修長夜 無非洞天福地

亦能一氣呵成，然不及大觀樓一聯遠矣。

萬頃堂有項王廟，於煙波蒼茫之中，望鼇頭渚及三山，恍疑世外，有聯云：

到此疑仙 蒼帝瀛洲方丈 不知有漢 美人名馬英雄

身臨其境，方知其措辭之妙，寥寥二十字，上下數千年，縱橫五百里，盡在不言中矣。此外孫揆均之『天浮一鼇出，山挾萬龍趨，』亦能以少勝多。

岳麓山雲麓宮，有一名聯云：『東南雲氣來衡嶽；日夜江聲下洞庭。』字裏行間，悲壯而蒼涼，讀後令人低徊不已！

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會登岳陽樓者，當覺其氣象之雄闊。樓中楹聯，代有佳作，惜屢經兵燹，多已失傳。有名士某題一聯云：

呂洞賓太無聊 八百里洞庭 飛過來飛過去 一箇神仙誰在眼

范希文亦多事 數十年光景 什麼升什麼後 萬家憂樂獨關心

此則別出心裁，務爲詼詼，然風趣正復可喜。

左文襄公少時，里中土地祠落成，父老屬爲聯，一揮而就，聯云：『天子入聽先問我；諸侯之寶首爲誰？』見者驚歎，知其非常人矣。涿口觀音巖，臨江背山，景物幽奇。左文襄公游其地，見洞口石刻一云：

洞口關自那年 吞不盡瀟湘奇氣 巖腹藏些何物 怕莫是今古牢

甚奇之，詢之土人，知爲醴陵藍先果所作，逕造其居，相語甚歡。先果有異稟，未嘗讀書，而孝友任俠，且精國技。郡邑願傳其軼事者，稱其行蹤飄忽，似方士劍仙一流，恐非其實也。

梅隱廬譚勝

厚養

△林損公鐸，爲才士，亦爲狂生，其人天才橫逸，而沉緬於酒。民十八年，曾於某日酒醉游中央日報，余見之邀其坐，程滄波兄任社長，亦時勤私待，公鐸忽執中央日報指社評語余曰，此誰人手筆耶？不通不通，簡直不通，滄波兄素以善負氣稱，此文適爲其手筆，且爲精心之作，聞之氣逆不能語云。

△林庚白氏，長風鑑，常自相面，年內當橫死，因兩走港，蓋渝地轟炸頻仍，隨時有生命危險也。訃料抵港後不匝月，而太平洋事變作，氏乃於出門訪友途中，爲日寇槍殺矣。人之生死，果有數耶？悲夫。

△費鞏教 風雅書生也，其父在袁項城時爲肅政史，君則爲袁克長婿，婚時，蘇州桃花塢（君寓）盛極一時，蘇人至今猶能道之者。君由英倫歸，曾任教，戰時始終在浙江大學，君於來重慶後失踪，奸人會誘過政府，民盟諸份子並向英美使館與記者稱：此乃中國摧毀自由份子之佐證，以余所知，此言荒謬，至不可信，請略述其梗概。爰君在浙大時，有高足男女弟子各一，男者追女甚急，女似有意似無意，久不能成。後此男生因管理伙食舞弊，此事獨君知之。（君時爲訓導長）男生某後轉學他校，對此女友追求不釋，惟因虛心故常恐君以其隱私透露於女友前，故於君來渝時，一再前往請求，君不勝其煩，乃大詬之。男生出，適逢其女友來，迎君出就餐館，因又疑君或其女友有師生戀愛嫌，此或爲其動殺機之主因，蓋君藹然儒者，而其人則若赤子，於朋儕知無不言，對弟子尤然。乃以過坦遭忌，詎非始料所及矣。君之夫人華貴非常，長於繪事，與君伉儷之性至篤，君以敵僞遠走後方。而君夫人則奉老母居滬，君常以此自歎離索，今竟成永訣，造物弄人，可謂至矣。

△梁道藩先生曾語人，渠游法時，有法人某氏，以廣蓄中國古磁著稱，聞張氏名，堅邀其過從欣賞，張氏應命往訪。氏宅中富麗古雅，有中西型客廳各一，中型客廳完全採東方型，其中所列咸古磁，君瀏覽至榻前，忽忍俊不禁，蓋高踞榻巔者，赫然一磁夜壺也。某氏問之，先生婉轉以告，爲之羞愧不能自己云。憶余初入山時，居放牛巷，其中全爲陶磁店，某日見一衣著極摩登之少婦採購磁馬桶一，既付，店傭持蓋付之，拒不受，怪而詢之，則曰「余以此著梅花，奚用蓋爲。」蓋少婦誤以馬桶爲花瓶矣。此類事古已有之，聞滬代某富翁，曾於古玩肆購得銅馬一，高二三尺，背有小孔，以蓋掩之，古色斑斕可愛，富翁購之歸，愛若身命，恭置案頭，納名香於腹內熱之，一日某名士入見，乃大笑問之曰，此非阿房宮複道中物耶？蓋當時阿房宮崇樓傑閣，複道行空，宮女往來如內急常無由解放，因置銅馬於道側內急則駢其上，而解決之。某翁急取銅馬顛倒審視之，果然阿房宮物，揭其蓋嗅之，尙隱然有異味云。

△抗戰入山，道路崎嶇，交通阻梗，乃養成若干人之健步，亦一足資談助事也。詩人梁宗岱，在北碚復旦大學任教，每週必返城一，或以步行，並手持一卷，且隨日行，凡一日而畢全程，計八十餘公里，不可謂非飛毛腿矣。吾友陳石孚兄，亦健步，以張子纓兄會

於打銅 頭乘黃包車而傾跌失神，遂對人力車懷戒心，寧以步行代之，雨寒泥濘不少阻。憶於五三五四轟炸前，余與君會同時同車由渝遷南泉，君以箱籠甚多，車不能搭上，臨時改乘人力車，君夫人及余僉僂則仍搭原車往。既抵南泉鎮後，久候不見君來，詫甚，薄暮始見人力車數輛由海泉路姍姍來，但車上獨不見君，又俄頃，君始從車後出，曳長裙，著草履，洋洋若平時，蓋君因由海棠溪至南泉，多坡路，車行多險，乃步行而來。步行不足奇，惟盡此四十餘里之長程與人力車爭其速度，則大可佩矣。全國經濟委員會祕書長樓佩蘭兄，亦以健步稱，余曾與偕行，由上清寺至新街口，岔息追之，勉能及，於君之健步，唯有五體投地矣。

△報人龔德柏號次筠以大砲名，惟其人極風趣，在渝時結茅於李子壩半山之大公報防空洞旁，某晚大雨如注，山石大如斗，鬆落屋頂，立以陷，君及夫人皆被壓屋脊下，君亟起躍逃又被捲入床底，夫人驚暈，半晌始蘇，蘇後又不見先生，而先生則恐轉動驚夫人，久蜚不敢出聲，後漸聞聲呼應，相顧嗟然，次日復葺其破碎之家庭，重整旗鼓，其艱苦卓絕非常人所可及。君常語余「我他日發財，當靠洪江木頭」。余訝問之，蓋君居在湘西洪江邊，洪江水奔放而下，至其門前，迂迴成巨灣，君於抗戰前一年返梓，適大水，上游木排及木商斬伐待運之巨木，均被洪濤挾捲，順流而下，莫能止者，至君門前，適為大曲轉灣，木至是，乘迴水衝激之功，咸被擲至水次，不能轉動，君見而心喜，遂斥資購之，羣集屋側，高若丘陵，無慮數百千根，所付代價共千元左右，戰後君端返故里，木皆完好，價已什百倍於昔。君果以是致富矣。君善說，在渝時余主辦演講會於夫子池之忠義堂，會請先生主講，台至狹，僅容先生一人，前有一長桌，君方啓齒，電炬忽滅，君繼續講不稍息，聽者震君名，亦於黑暗中傾聽不忍去，當事者急以白臘燭燃置檯上，左右各一，君立正中，自台下望之，巍然若帶官，余事後曾以語先生，亦為啞然云。

△有友自美洲歸，途中經過關島琉球，均上陸參觀，據云兩地之設施，完全不同，關島馬路廣闊，官舍繁興，官兵眷屬住宅，均作永久設備。其海防設置，雖外人不可窺，而氣象萬千，隱然可見。至琉球則一切因陋就簡，作臨時性質打算。

聞友人言後，使吾人想起美報對張院長在參政會報告之反響：「美軍認為琉球乃美軍所必須永久佔有之基地。中國表示收回，無異提供一難題。」

△今年秋高氣爽，藝菊者多，而菊種大不如前，玄武湖之菊花會，雖羅列至萬餘盆之多，而佳種則不多見。友人之於庭前隙地，闢畦種菊者，亦咸瘦長作瘠人狀，雅不耐觀，因憶兒時曾聞祖父言，藝菊有必遵之要訣：「三栽四截頭，五六水長流，七八澆大糞，九十花如球。」有淵明癖者，曷遵此一試。

△昔人尚風義，今之前輩先生亦若是，于院長右任與邵先生力子交誼至篤，戰時共寓於渝領事巷之康宅，形影不離，尤稱親密。邵先生應命出使蘇聯時，任老情至難捨，終宵談敘，不忍遽離，啓行上機之日，相約不再至機場相送，以減離愁。孰知邵先生既到機場，任老又岔息趕至，叩問其因，則曰我尚有幾句話未對君說明，想起來不能不親自趕來耳。長者友情之摯若此，能不令後生輩感歎。

平議九龍問題

九龍問題，鬧得滿天風雨，不能不說是中英外交上的一種遺憾。對這件事我們的看法，中英政府，都應負責，老百姓是無罪的。

據說九龍設治權，因為總督衙門的顛覆，自始就沒有弄清楚，九龍居民，是沒有居住的主權。我們相信這話是真的。假使中國政府能負責任，便應把這事真相明白告訴民眾，讓他們不氣憤，同時為九龍城居民作遷移準備。自然就可以相安無事。不此之圖，一味敷衍，不拿出切實辦法，為老百姓解決問題，同時還諱莫如深，讓人民莫測高深，這真是官僚作風的表現。九龍幾千個居民，可說都是在這種官僚作風下，受到無味犧牲，我們為他們叫屈。再說英國政府，他們理由很正，但行事何致如此操切，非舊帝國主義毒素在死灰復燃是什麼？聽說廣東老百姓對英人反感之深，不是外間人所能瞭解。九龍事件發生，廣州老百姓放鞭炮來慶祝，他們明知道這要增加政府的困難，但他們對人說：「我們抑鬱太久的感情要發洩才行」，英國人憑什麼要繼續壓迫中國的人民！你們應該反省。

老百姓是天真，學生們是無罪的。希望中英兩政府同時負起責任來收拾殘局。希望這事早了局，不要弄出無謂的枝節。

中國的人辦法

中國人常能於無辦法中求辦法。抗戰開始，外國人都說中國無辦法了，日本人也以為中國無辦法了，而中國上自政府，下至人民，咬牙切齒地苦幹，結果於無辦法中求出了辦法。今天外國人說中國無辦法，共產黨也說中國政府無辦法，共產黨的外國老子更大叫中國要垮，但中國政府仍舊本著苦幹精神在撐，而且相信一定撐得過去。

物價的波動，糧價的波動，物資的逃避，是奸商在與政府鬪法，建設的破壞，農村的毀滅，壯丁的殺戮，是共產黨在與政府鬥法。這些都是政府的敵人，對於敵人，政府是有辦法的。只有一般人民的不理解，友邦人士的不理解，則是政府最頭痛的事，因為這些都是政府的朋友，朋友不理解，不伸出同情合作之手，其給予政府精神的打擊是太大了。希望人民與友邦人士，對政府的措施多求理解，如果不能理解，不妨暫取靜觀主義，不要輕率就下批評。

好人要競選

這次選舉，雖然如火如荼，但是還有許多人沒有動，這些人當中，有大多數是社會上公正的好人。好人為什麼不參加競選，大半是因為不感覺興趣。因此我們要追究它的理由。

照過去的選舉，好人是應該感覺興趣的，因為競選的人，是拿當選的資格，作為魚肉鄉里的憑藉的。例如夫子廟的某著名茶樓，其老板受人欺凌，虧累不堪，



乃憤而競選，得膺省參議員（清末），立時聲勢百倍，不但無人敢欺，且進而代人打官司，進衙門，大發其財。今天許多地方，還有些土劣拿國大代表做護身符的。所以老好人不要競選，因為他們既志不在魚肉鄉里，又不願爭田奪地，選出來還是依然故我，又何必花這許多冤錢幹這樁事（老好人語）。

不過我得正告老好人們，這是鄉愿心理，中國大事之壞，就是害在這般鄉愿手中。今後既然實行民主，要

政治清明，必求民治盛行，要民治昌盛，必好人參加。否則君子道銷，小人道長的局面，便不難重見於選舉後的明日。

工貸政策應如何

自金融管理局成立，當局採取緊縮政策停止一切貸款以後，勢如野馬的物價，已然表現疲軟，顯見這是政府管制政策的收效。不過我們對於管制也不敢過份樂觀，原因不在對「管制」本身的懷疑，而是就心「管制」是否可以貫徹始終，中國多少事情都壞在虎頭蛇尾，所以在金融管制收縮政策剛露曙光的目的，對於工業界要求貸款的請願，我們頗懷戒懼，這並非我們漠視民族工業的生存和民族工業家們的艱苦，相反，我們主張維護民族工業，我們同情民族工業家，同時我們主張政府對民族工業應盡力扶助。但是，我們却反對貸款。

我們為什麼反對工業貸款？原因很簡單：貸款救助不了工業，而適足以損害民生。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無論商貸或工貸，其結果，絲毫無補於工業或商業，得其實惠者，只是少數借款和少數貸款經手人，但大批法幣經貸款之名出籠之後，流到市場，猛如脫柙之虎，遇

物即噬，於是掀起物價狂潮，於是造成又一次漲價恐怖。公教人員受其累，升斗小民遭其殃，而政府的財政赤字又加上若干圈套。這種經驗所得的教訓，對於我們太深刻了。我們不得不深懷戒懼。

然則政府怎樣可以幫助民族工業解決當前的困難呢？我們以為，除了貸款萬不可行以外，政府應當貨物或貨料。同時輔之以購貨，工業家要求貸款的理由歸納起來大概有三點，第一，是購買原料要錢；第二，是發放年賞和欠薪要錢；第三，是交通阻滯產品呆滯運轉要錢。

針對第一點，由政府貸以原料，便可解決，但政府貸給的原料，僅限於在一定生產過程中所必需的原料，毋使超額以防囤積居奇。

針對第二點，由政府貸以日用必需品，便可解決，但在全國絕大多數人民陷於困乏的今日，勞資雙方均應抑低自身物欲，年賞本可有可無，今既視為不可少，自亦不能過份苛求。

針對第三點，由政府收購工業產品，便可解決。以上我們所提的辦法，在政府握有大量物資的今日，只要當局能通盤籌劃秉公辦理，一改過去查泄作風，是一定可以行得通，而且可以獲得預期效果的。

唯一全國性合作金融總樞鈕

中央合作金庫

儲蓄部 (簡章備索)	信託部	業務部													
		匯兌	貼現	保險	信用	公用	消費	運輸	勞動	利用	運銷	供給	工業	農業	各種
暫由信託部兼辦	合作	信託	倉庫	代理	合作	合作	合作	合作	合作	合作	合作	合作	合作	合作	存款
	作	存	運	保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放	
	資	款	輸	險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信託部 電話 二一七六
上海 二一七六
四川 二一七六
中川 二一七六
路七三

總業務部 電話 二一七六
南京 二一七六
北京 二一七六
太原 二一七六
平路 二一七六

並辦國家銀行其他業務

濟上鄉北	陽海州平	天濟漢西	津南口安	廣重長	州慶沙	支庫	青徐淮泰	島州陰縣	無南寧蚌	錫通波埠	蕪錦長四	湖州春街	安遼開許	東陽封昌	樊張沙歸	城口市綏
處理分	揚禹	州縣	宿嘉	遷定	徐濟	家甯	寶三	鷄原	江吳	寧江	襄大	城同	包	頭		

資源委員會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國光牌

潤滑脂	潤滑油	燃料油	柴油	煤油	汽油
-----	-----	-----	----	----	----

副產品

炭煙 丙酮 丁醇 石蠟 蠟燭

總公司：上海江西中路一二一號

電話：一八一—〇接各線

各地營業所及分所

上海 南京 杭州 青島 漢口 天津 北平 廣州 台北 高雄 重慶 蘭州 瀋陽 西安 酒泉

調經補血

當歸素

——主治——

佛慈藥廠出品

專治婦女氣血兩虧，

月經不調，停經閉經

，面黃肌瘦，小腹冷

癡，及久不受孕等症

國內外藥房均售

總發行所：上海西藏路三九號
電話：九〇六一

標準牌

香煙

請吸

大新煙廠榮譽出品

江蘇省農民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兼辦匯兌儲蓄信託

總行：鎮江中山路

電話 一五〇

分行：上海寧波路三五號

電話 一六八〇六

滬行辦事處：(一)林森路五三九號

電話 八一九九五

(二)南市方濱路六三號

電話 (〇二)七〇五三七

請

五和織造廠著名出品

鵝牌 棉毛衫

鵝牌 衛生衫

鵝牌 麻紗汗衫

總管理處：上海復興中路一二〇號

冬暖夏涼